



花之寺

凌叔華著

凌叔華

K
L

著 華 叔 凌
寺 之 花



店 書 月 新

編者小言

許多作家最怕看他們自己已經發表過的文章，本書的作者也是這樣的脾氣。所以這一個集子的收集編理的责任——雖然有幾篇，作者曾經仔細的修改過——大部分却落在我身上。

這裏總共有小說十四篇，都是從十三年十二月至十五年六月在現代評論，現代評論週年增刊，北京晨報副刊，晨報六週七週增刊，和燕大週刊週年增刊上發表過的。這一年半的作品，雖然題材不一，作者的态度風格都可以清清楚楚的得到認識。在酒後之前，作者也寫過好幾篇小說。我覺得它們的文字技術還沒有怎樣精鍊，作者也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沒有收集進來。在春天之後，作者也曾經發表過好幾篇

文字，可是我又覺得她的風格漸漸有轉變的傾向——那好像在春天裏
就可以覺察出來的吧——只好留着等將來另行收集了。

本書的編次，本想依照著作的先後排列，可是文後注着年月的很少，所以除了有年月可攷者外，只好依了發表的先後排列了。作者往往寫了一篇文字，壓了半年幾個月才拿出去發表，所以這發表的先後不一定就是著作的次序，編者應當在這裏聲明的。

十六年國慶日西澄

目錄

酒後	一
繡枕	一三
吃茶	二三
再見	三七
茶會以後	五七
中秋晚	六九
花之寺	八九
有福氣的人	一〇五
太太	一二一

說有這麼一回事	一三九
等	一六一
春天	一七三

酒後

夜深客散了。客廳中大椅上醉倒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爐旁坐着一對青年夫婦，面上都掛着酒暈，在那兒切切細語；室中充滿了沉寂甜美的空氣。那個女子忽站起來道：

『我們倆真大意，子儀睡在那裏，也不會給他蓋上點。等我拿塊毛氈來，你和他蓋上罷。把那邊電燈都滅了罷，免得照住他的眼，睡的不舒服。』

『讓我去拿罷，』男子趕緊也站起來說。

女子并不答言轉身已把氈子抱來，說，

『輕輕的給他脫了鞋子罷。把氈子打開，蓋着他的肩膀和腳，讓

他舒舒服服的睡覺。『她看着那男子與那睡着的人脫了鞋，蓋好了氈子，又說道，

『我們還是坐在這裏罷。他一會兒醒了一定要茶要水的。他剛纔說他不回家了，這裏的大椅比他家的床還舒服多呢。』她說着又坐下，『咳！他的家庭也真沒味兒，他真可憐。』

男子仍舊傍他妻子坐着，室中只餘一盞帶穗的小電燈，很是昏暗；壁爐的火，發出那橘紅色柔光射在他倆的笑容上；几上盆梅，因屋子裏溫度高，大放溫馨甜醉的香味。那男子望着他的妻子，眯着眼睛，含笑，

『采若，我也醉了。』

『你不是說你沒喝多少酒嗎？』女子微笑說。

『我不是酒醉，我是被這些環境弄醉了。……我的眼，鼻，耳，

口——靈魂都醉了……，我的心更醉了！——你摸摸牠跳的多麼快！」
他說着便靠緊采茗那邊坐。

采茗似笑非笑的看一看他，隨後却望着那睡倒的人，說，

「你還不認賬喝醉了呢。你聽聽你自己又把那些耳，鼻，口，目，靈魂，心等等字眼全數的搬出來了。只是你的臉不像子儀那樣紅，他今天可真醉了。」

男子似乎沒聽見他的妻子說什麼，仍舊眯着醉眼，拉着她的手，說，

「親愛的，叫我怎樣能不整個人醉起來呢？如此人兒，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讓我享到！平常在這樣一間美好舒服的房子坐着，看着樣樣東西都是我心上人兒佈置過的，已經使我心醉，我遠遠的望見你來，我的心便搖搖無主了。現在我眼前坐着的是天仙，住

的是純美之宮，耳中聽的，就是我靈府的雅樂，鼻子聞到的——銷魂的香澤，別說梅花玫瑰的甜馨比不上，就拿荷花的味兒比，亦嫌帶些荷葉的苦味呢。我的口——纔剛嘗了我心上人兒特出心裁做的佳味，

——哦，我還可以嘗那似花香非花香，似糖甜非糖甜，似甘酒非……」

「夠了，夠了，你真醉了，好好的又扯上這些小說式的話來逗我。說話小點聲音罷，看吵醒子儀。」

他拿他夫人的手熱烈的嗅了幾嗅，又抬頭望着她道，

「你也有點醉罷？這腮上薄薄的酒暈，什麼花比得上這可愛的顏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艷。菊花？太冷。梅花？也太瘦。都比不上。」說着他又靠近坐一些，「呀——不用講別的！就拿這兩道眉來說罷，什麼東西比得上呢？拿遠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彎，柳葉，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對，都不對。眉的美真不

亞於眼於美，爲什麼平時人總說不到眉呢？」

采茗今晚似乎不像平常那樣，把永璋說的話，一個個字都飲下心坎中去，她的眼時時望着那睡倒的人，至此方用話止住永璋道，

『我的頭今晚也昏昏的。我喝了酒不愛說話，你却滔滔不絕，不覺得渴嗎？』

永璋餘興未盡，搖搖頭還接續說，

『采茗，我說真話，眉的美也是很要緊的。可是平常初次見面的，看不到眉的好醜，這須在靜夜相對的時候，才覺得到呢。唉，你的眉，真是出奇的好看！』

『永璋，我不理你了，你儘是拿我開玩笑。』她微聳雙眉說着，轉過身去背着永璋。

『我那裏敢？』他急忙分辨，用手輕輕扳轉采茗來。『我現在讚

美大自然打發這樣一個仙子下凡，讓我供奉親近，我誠心供奉還來不及，那裏敢開玩笑……我相信一個人外表真美的，心靈也一定會美。比如你的心靈，那一時不給我愉快，讓我讚美。就這屋子說，那一樣不是經你的手動使纔被人讚美的。若是有人拿一個王位來換，不用說我這個愛人，就是這屋裏東西，我一定送他進瘋人院去。」

采茗此時似乎聽而不聞的樣子，帶些酒意的枕她的頭在永璋的肩
上，望着那邊睡倒的人。永璋仍接續說，

『哦，大後天便是新年，我可以孝敬你一點什麼東西？你給我這許多的榮耀和幸福，就今晚說一通晚，也講不出百分之一來。親愛的，快告訴我，你想要一樣什麼東西？不要顧惜錢。你想要的東西。花錢我是最高興的。』

采茗聽了，想了一想，後來仍望着那睡倒的人。此時子儀正睡的

沉酣，兩頰紅的像浸了胭脂一般，那雙充滿神祕思想的眼，很舒適的微微閉着；兩道烏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鬢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滿了談諧和議論的，此時正彎彎的輕輕的合着，腮邊盈盈帶着淺笑；這樣子實在平常，采茗沒看見過。他的容儀平時都是非常恭謹斯文，永沒像過酒後這樣溫潤優美。采茗怔怔的望了一回，臉上忽然熱起來，她答說，

『我什麼也不要，我只要你答應我一樣東西……只要一秒鐘。』
『請快點說，』永璋很高興的說，『我的東西都是你的一樣。別說一秒鐘，千萬年都可以的。』

『我要——我有些不好意思說。』

『不要緊。』

『他……』

『他一定不會醒的，你放心說罷。』

『我：我只想問一問他的臉，你許不許？』

『真的嗎，采茗？』

『真的！實在真的！』

『真的？那怎麼行？……你今晚也喝醉了罷？』

『沒有喝醉，我沒有喝醉。我說給你聽，我爲什麼發生這樣要求，你就會得答應我了。我自從認識子儀就非常欽佩他；他的舉止容儀，他的言談筆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時時使我傾心的。因爲他是有子儀的人，我求遠沒敢露過半句愛慕他的話。他處在一個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憐他。』

『他對我很讚你，很羨慕我。因爲羨慕我的人太多了，我也沒理會。我也知道你很欽佩他，不過不知道你這樣傾心。』

『小點聲音。讓我說完我的心事——我天生有一種愛好文墨的奇怪脾氣，你是知道的，見了十分奇妙的文章，都想到作者的丰儀，文筆美妙的，他的丰采言語却不定美好，只有他——實在使我傾心的，咳，他那一樣都好！……我向來不敢對人提過這話，恐怕俗人誤會。今天他酒後的言語風采，都更使我心醉。我想到他家中煩悶情況——一個毫沒有情感的女人，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錢的不相干的孀娘叔父，又不由得動了深切的憐惜。……他真可憐！……親愛的，他這樣一個高尚優美的人，沒有人會憐愛他，真是憾事！』

『哦！所以你要去 Kiss 他，采茗？』

『唔，也因為剛纔我愈看他，愈動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憐惜情感，我纔覺得不舒服，如果我不能表示出來。』她緊緊的拉住永璋的手道，『你一定得答應我。』

永璋面上現出很爲難態度，仍含笑答道，

「采茗，你另想一個要求可以嗎？我不能答應你……」采茗不等他說完，便截住他的話道，

「我信你是最愛我的，爲什麼竟不能應允我這要求？……就是子儀，你也非常愛他，……」

「親愛的，你真是喝醉了。夫妻的愛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可是，我也不明白爲什麼我很喜歡你同我一樣的愛我的朋友，却不能允許你去和他接吻。」永璋連忙分說。

「我沒有喝醉，真沒醉，」采茗急急說道，「你得答應我，只要去……他一秒鐘，我便心下舒服了。你難道還信不過我嗎？」她看住永璋。

永璋看她非常堅決的神氣，答道，

『信不過你是沒有的話，只是我覺得我不能答應你這個要求。』
『既然不是不信得過我，你爲什麼不答應我？』她站起來很懇切的說，

『你真的非去 *Kiss* 他不可嗎？』

『是的，我總不能舒服，如果我不能去 *Kiss* 他一次。』

『好吧！』永璋很果決的說。

她站起來走了兩步，忽然又回來拉永璋道，

『你陪我走過去？』

『我坐在這邊等你，不是一樣，怕什麼，得要人陪？』

『不，你得陪我去？』

『我不能陪你去。況且，我如果陪了你去，好像我不大信任你似的，你想想對不對？』

她不答的走去，忽然又站住說，

『我心跳的厲害，你不要走開。』

『好，我答應了在這邊陪你的。』

『我去了，』她說完便輕輕的走向子儀睡倒的大椅邊去，愈走近，子儀的面目愈現清楚，采茗心跳的速度愈增。及至她走到大椅前，她的心跳度數竟因繁密而增聲響。她此時臉上奇熱，心內奇跳，怔怔的看住子儀，一會兒她臉上熱退了，心內亦猛然停止了強密的跳。她便三步併兩步的走回永璋身前，一語不發，低頭坐下。永璋看着她急問道，

『怎麼了，采茗？』

『沒什麼。我不要再Kiss他了。』

繡枕

大小姐正在低頭繡一個靠墊，此時天氣悶熱，小巴狗只有躺在棹底伸出舌頭喘氣的分兒，蒼蠅熱昏昏的滿玻璃窗上打轉。張媽站在背後打扇子，臉上一道一道的汗漬，她不住的用手巾擦，可總擦不乾。鼻尖上的剛纔乾了，嘴邊的又點點凸了出來。她瞧着她主人的汗雖然沒有她那樣多，可是臉熱的醬紅，白細夏布褂汗濕了一背脊，忍不住說道。

『大小姐，歇會見，涼快涼快吧。老爺雖說明天得送這靠墊去，可是沒定規早上或晚上呢。』

『他說了明兒早上十二點以前，必得送去纔好，不能不趕了。你站過來扇扇。』小姐答完仍舊低頭做活。

張媽走過左邊，一面打着扇子，一面不住眼的看着繡的東西，嘆口氣道：

『我從前聽人家講故事，說那頭面長得俊的小姐，一定也是聰明靈巧的，我總想這是說書人信嘴編的，那知道就真有。這樣一個水葱兒似的小姐，還會這一手活計！這烏繡的真愛死人！』大小姐嘴邊輕輕的顯露出一弧笑窩，但剎那便止。張媽話興不斷，接着說：

『哼，這一對靠枕兒送到白總長那裏，大家看了，別提有多少人來說親呢。門也得擠破了。……聽說白總長的二少爺二十多歲還沒找着合式親事。唔，我懂得老爺的意思了，上回算命的告訴太太今年你有紅鸞星照命主，……』

『張媽，少胡扯吧。』大小姐停針打住說，她的臉上微微紅暈起來。

此時屋內又是很寂靜，只聽見繡花針撲撲的一上一下穿綵子的聲音和那扇子扶扶輕微的風響，忽聽竹簾外邊有一個十三四的女孩子叫道。

『媽，我來了。』

『小妞兒嗎？這樣大熱天跑來幹麼？』張媽趕緊問。小妞兒穿着一身在藍布褲褂，滿頭滿臉的汗珠，一張窩瓜臉熱得紫漲，此時已經閃身入到簾內，站在房門口邊，只望着大小姐出神。她喘吁吁的說。

『媽，昨兒四嫂子說這裏大小姐繡了一對甚麼靠墊，已經繡了半年拉，說光是那隻鳥已經用了三四十樣線，我不信。四嫂子說，不信你趕快去看看，過兩天就要送人啦。我今兒吃了飯就進城，媽，我到你那兒看看，行嗎？』

張媽聽完連忙陪笑問。

『大小姐，你瞧小妞兒多麼不自量，想看看你的活計哪！』

大小姐抬頭望望小妞兒，見她的衣服很髒，拿住一條灰色手巾不住的擦臉上的汗，大張着嘴，露出兩排黃版牙，瞪直了眼望裡看，她不覺皺眉答——

『叫她先出去，等會兒再說吧。』

張媽會意這因為嫌她的女兒髒，不願使她看的話，立刻對小妞兒說。

『瞧瞧你鼻子上的汗，還不擦把臉去。我屋裏有臉水。大熱天的這汗味兒可別薰着大小姐。』

小妞兒臉上顯出非常失望的神氣，聽她媽說完還不想走出去。張媽見她不動，很不忍的瞪了她一眼，說，

『去我屋洗臉去吧。我就來。』

小妞兒撅着嘴掀簾出去。大小姐換線時偶爾抬起頭往窗外看，只見小妞拿起前襟擦額上的汗。大半塊衣襟都濕了。院子裏盆栽的石榴吐着火紅的花，直映着日光，更叫人覺得暑熱，她低頭看見自己的膈肢窩汗濕了一大片了。

*

*

*

*

光陰一幌便是兩年，大小姐還在深閨做針綫活，小妞兒已經長成和媽媽一樣粗細，衣服也懂得穿乾淨些了。現在她媽告假回家的當兒，她居然能做替工。

夏天夜上，小妞兒正在下房坐近燈旁縫一對枕頭頂兒，忽聽見大小姐喊她，便放下針線，跑到上房。

她與小姐姐搥腿時，有一搭沒一搭的說閑話，

「大小姐，前天乾媽送我一對枕頭頂兒，頂好看啦，一邊是一隻

翠鳥，一邊是一隻鳳凰，』

『怎麼還有繡半隻鳥的嗎？』大小姐似乎取笑她說。

『說起我這對枕頭頂兒，話長哪。咳，爲了它，我還和乾姐姐嘔了回子氣。那本來是王二嫂子給我乾媽的，她說這是從兩個大靠墊子上剪下來的，因爲已經弄髒了。新的時候好看極哪。一個繡的是荷花和翠鳥，那一個繡的是一隻鳳凰站在石山上。頭一天，人家送給她門老爺，就放在客廳的椅子上，當晚便被喫醉了的客人吐髒了一大片；另一個給打牌的人，擠掉在地上，便有人拿來當作腳踏墊子用，好好的緞地子，滿是泥脚印。少爺看見就叫王二嫂檢了去。乾媽後來就和王二嫂要了來給我，那晚上，我拿回家來足足看了好一會子，真愛死人咧，祇那鳳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樣線。那翠鳥的眼睛望着池子裏的小魚兒真要繡活了，那眼睛真個發亮，不知用什麼線繡的。』

大小姐聽到這裡忽然心中一動，小妞兒還往下說，

『真可惜，這樣好看東西毀了。乾媽前天見了我，教我剪去髻的地方拿來縫一對枕頭頂兒。那知道乾姐姐真小氣，說我看見乾媽好東西就想法子討了去。』

大小姐沒有理會她們嘔氣的話，却祇在回想她在前年的伏天曾繡過一對很精細的靠墊——上頭也有翠鳥與鳳凰的。那時白天太熱，拿不得針，常常留到晚上繡，完了工，還害了十多天眼病。她想看看這鳥比她的怎樣，吩咐小妞兒把那對枕頭頂兒立刻拿了來。

小妞兒把枕頭頂兒拿來說，

『大小姐你看看這樣好的黑青雲霞緞的地子都髒了。這鳥聽說從前都是凸出來的，現在已經踏凹了。您看——這鳥的冠子，這鳥的紅嘴，顏色到現在還很鮮亮。』王二嫂說那翠鳥的眼珠子，從前還有兩顆

真珠子鑽在裏頭。這荷花不行了，都成了灰色。荷葉太大，做枕頂兒用不着。：這個山石旁還有小花朶兒：：：』

大小姐只管對着這兩塊繡花片子出神，小妞兒末了說的話，一句都聽不清了。她只回憶起她做那鳥冠子曾拆了又繡，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黃的線，繡完纔發見；一次是配錯了石綠的線，晚上認錯了色；末一次記不清了。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線她洗完手都不敢拿，還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繡。：：：荷葉太大塊，更難繡，用一樣綠色太板滯，足足配了十二色綠線。：：：做完那對靠墊以後，送了給白家，不少親戚朋友對她的父母進了許多諛詞。她的閨中女伴，取笑了許多話，她聽到常常自己紅着臉微笑。還有，她夜裡也會夢到她從來未經歷過的嬌羞傲氣，穿戴着此生未有過的衣飾，許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羨慕她；許多女伴面上顯出嫉妒顏色。那種是幻境，不久她也

懂得。所以她永永不願再想起它來撩亂心思。今天却不由得一一想起來。

小妞兒見她默默不言，直着眼，只管看那枕頂片兒。便說道，
『大小姐也喜歡她不是？這樣針線活，真愛死人呢。明兒也照樣繡一對兒不好嗎？』

大小姐沒有聽見小妞兒問的是什麼，只能搖了搖頭算答覆了。

吃茶

當太陽擁着早霞出來後，小鳥吱喳的鬧了兩個鐘頭，花影漸漸的被描在一間閨房的窗上。那烏雀的啼歌跟着不相識的春風，直衝進芳影小姐閨帷，把她吵醒了。

『幾點鐘了？』芳影搓搓眼睛低聲的問。

『很早呢，纔打九點。小姐還歇會兒罷。』一個女僕陪笑回答，接着提着水壺走了出去。

芳影仍舊閉目養神，但耳際一陣一陣的鳥聲和街外小販的叫號，使她不能再睡了，她沉思道：

『其實昨晚看完電影已經十一點半了，睡時已經一點，怎樣再也

不困了。……呀，昨晚見的淑貞的哥哥，相貌真是不俗，舉止很是文雅……他很用神和我談話……他跟我倒茶，拿戲單，檢掉在地上的手帕，臨出戲院時，又幫我穿大氅……唔，真殷勤……出戲院時，他攙扶我上車後，還摘下帽子，緊緊的望了我一會兒呢。……

『我起先同他坐近，覺得很不舒服，後來他仔細的和我翻譯那幕上英文，不多工夫我就不覺得不舒服了。……對哪，他特別用心的翻譯那幾句「愛能勝一切，愛是不死的，」在那幕少年與他情人分手時的話。……他還恐怕我不懂，告訴我說：外國所說的愛字，比中國的愛字稍差，情字似乎比較切實一點，但還不十分合式。他說時我的臉立刻熱起來。……幸虧電影院是漆黑的，沒有人看見。

『哦，淑貞說他們今天要去公園聽音樂，很好的音樂，邀我務必同去。她又說今天下午接我。……那末我應當早些起來收拾收拾……

但是我睡的太少，臉色又要發黃，眼睛也發紅，人家看了多難看，還是多躺會兒養養神再起吧……」

『這換洋取燈的老婆真討厭！大清早起，誰換取燈兒呢？只這樣喊，叫人睡不了。還是早點起來收拾收拾吧。』

芳影起來慢慢的踱到粧台前坐在椅上。此時女僕進來到洗臉水，擦鏡子，擺香粉和梳頭的用具，忙成一片。

她默默的對着鏡子出神。鏡裏的她，一雙睡起惺忪的眼，腮上的輕紅直連上眼皮，最是那一頭烏油油的髮，此時正蓬鬆着，襯出很細小的臉盤。一時詩情畫意都奔向她的心頭和眼底……末了想到『水晶簾下看梳頭』，她連鏡子都不好意思看了。

她洗漱完便梳頭，一會想到自己正當芳菲時候，空在『幽閨自憐』；『年華像水一般流去了，眼便蓄着一眶淚，一會兒想起昨晚看電

影時，嗚嗚細語的光景，臉上便立刻有些發熱，心裏跳起來。

不多時把頭髮梳好，又重施一回粉，後來纔把髮抿齊。打扮完，對着鏡子又出了回神。

『他今天來見我，不知……』她臉一熱不好意思往下想了。』
午飯後，她在閨房，看着窗上花影因日光忽明忽暗，花枝因微風搖曳，婀娜生姿，只覺得心裏滿滿的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正在悵惘，忽見僕人進來回，

『王先生和王小姐來了。』

『請到客廳吧，』她說完又走到鏡檯前，重撲粉，掠抿一回髮，然後走入客廳。

她心內怯怯的，因為她向來不大與青年男子來往，平常偶然碰到表兄弟，還要臉紅紅的迴避呢。近年她見社會潮流變了，男女都可以

做朋友，覺得這風氣也得學學。

她來到客廳，淑貞和她哥哥立刻站起來招呼。

『昨晚你回來就睡了嗎？』淑貞坐下說：

『我回來和娘談了一會就睡了。』芳影答。

僕人遞上茶來，她讓了回茶，仍和淑貞說了些閑話。

『你已經和伯母說了我們去聽音樂吧。我們去好嗎？』淑貞說。

『說了。請用了點心再去，令兄第一次來，一點吃的東西也沒

有，太寒愴了。』芳影說完，見淑貞的哥哥坐在一旁用茶，很是恭

謹，很想和他說幾句話，但想不起說什麼好，還是淑貞先開口：

『哥哥，芳影姐姐吟詩作對都會，她晚上吹起簫來，鄰居的人都

不願意睡呢。』

『我早就聽說了，不知芳影女士什麼時候可以賞我一曲聽聽？』

淑貞的哥哥陪笑的問。

芳影立刻紅暈了兩腮微笑答，

『王先生在外國什麼好音樂沒聽過，我不來獻醜。』

他們又靜默了一會，淑貞說：

『我哥哥近來想找些中國詞曲本看看，芳影姐姐，您一定知道不少。哥哥，你請教請教她吧！』淑貞的哥哥還未答話，芳影立刻搶着說，

『我那裏懂得什麼詞曲，淑貞！』

『我不管你講不講，等他請教你吧。咱們多找兩個人去公園有興味。等我去街口找周家的兩個小弟弟一同去不好嗎？』她說着站起來，『我去去就回來，哥哥，你在這裏等忽兒。』她的話完了就走出去，芳影伴她到門口，回到客廳時，淑貞的哥哥正開門迎她，等她進

去纔關了門分賓主坐下。

此時客室中很是靜寂，主客都默默的裝作看牆上字畫，一會兒淑真的哥哥問道，

『淑真告訴我說，芳影女士不但詩詞作的很好，字還寫得很美呢。幾時求您寫些東西可以嗎？』

『我實在不會寫字，不要笑話吧。現在聽說不時興寫字了』。她答。

『那有這話。我知道有許多留學生還一回中國便關起門學字呢。』

他們又默然了一會兒，他說：

『我回國以後很想找人學習些本國音樂，您的簫是那位先生教的？』

『家嬸娘教的。學了不多，吹的又不好。』她含笑的答。

『淑貞說，您吹的好極啦。我盼望我有耳福可以聽到。』

她笑了笑，不知說什麼好，耳畔聽到理想的青年一句一句恭維話，想到今早醒來的胡思，不覺心裡微微迷惘，臉上有些發熱，舉止極不自然起來。正在沉默的時候，淑貞跑回來囑道，

『白跑了一趟。周家弟弟，一個出了門，一個發燒。咱們三個人去走走吧。哥哥，方纔又打了一個電話給梅光家，他們說她明天準回來。』

他們三人坐汽車去了。

她覺到淑貞的哥哥處處都對她用心，上車又扶她上去，下車又攙她下來，走山石或過橋的時候，他都要上前攙扶她，唯恐她遇了不測的危險；且提了她的手袋及大衣緊緊相隨，丫頭使僕都沒有他那樣謹

慎重。

還有兩樣，令她不能不動疑的，就是他每逢芳影和他答話，他便很留心的聽，笑微微的望着她；她遺落手袋在車上，她只提一聲，他便從公園後邊獨自走回公園前面，很不少道，去替她拿回來。

快下太陽時候，他們送她回到家來。臨行時，他說今天下午一同遊玩得很樂，他又很誠懇的叮囑她三十號務必請去北京飯館吃茶。

從那回同遊公園以後，芳影整天都覺得心口滿滿的，行也不安，坐又不寧，最厭同人說話，早上怕起來，晚上很遲都不覺得要睡，白天父親買了一盆大玫瑰花給她，她並不覺得高興，却不住的對它長吁短嘆，晚上月亮出來，母親催她睡覺，她只倚着窗檯發楞。

她媽也有點猜到她女兒犯心事煩惱，所以請了幾個女伴來陪她解悶。可是她近來却是最怕和人家周旋，她們說的話，她都聽不進耳，

好似有個耳套蒙上一樣，除非有時候人家提到淑貞的家，她纔像把蒙耳的套子摘去。

她不知不覺的與許多素日親近的人疎遠，只有那粧台上一方鏡子，她不但也不想疎遠，還時時刻刻想去看她。她本就好修飾，但每回裝罷對鏡時，每念到『如此年華如此貌，爲誰修飾爲誰容？』她就覺得惘然寡興，現在她對鏡時想到這兩句話，每每抿嘴微笑，翻過身去不迭的照後身及左右。

這樣懵懵的過了一個星期。一天早晨她粧罷後倚在窗欄看着暖和的太陽照着廊下一盆粉色玫瑰花，那些花浸在日光裏特別鮮艷，她正在讚嘆，忽見僕人遞給她一信，上寫『西四王斌』，她腮上立刻熱起來，心裏亦跳，急走到內房，才把信拆開，一看乃是一個請帖：

張梅先女士與王斌先生訂於本月三十日下午二時在北京飯店行

結婚禮，恭請

光臨

這請帖好似一大缸冷水，直從她頭上傾潑下來。起先昏憊冰冷的，後來又有些發暖，不多會兒仍舊發涼，她一陣一陣的說不出的難受。請帖已經掉在地上，她檢起再看，依舊和方纔的一樣。隨着甩了它，往大椅裏很重的坐下，咳了一聲，眼淚不禁滴滴點點的流下來。

她正在很懊喪的垂淚，淑貞在窗外一邊走進來嚷道，

『芳影姐姐在家嗎？我哥哥三十號便行結婚禮，我來找你攙新娘子。本來約好小梅表姊的，姑母昨晚有電報來叫她回去了。我跑了一早上找人作替身，一個找不着，其實她們也不襯，不是太胖就是高。姐姐，你的身裁和新娘子的配起來很好，你答應了罷。我求你。』

芳影神色已經夠灰淡，只好有聲無氣的答道，

『我從來沒做過攪親的，恐怕做不來。近來又很不舒服，也許要生病，你還是另找人罷；請坐，淑貞。』她拉淑貞坐下。

『那……我可找不出別的合式人來了。你替我找一個行嗎？』她想了一想說，『回頭我的堂妹妹回來，問問她吧。她過一會就下學了。』

淑貞聽說喜歡的跳起來說，

『對了，她也很好，我坐在你這裏多談談等等她。』

幸虧淑貞是很能說笑的，她會說許多事，女子都覺得有趣的。她談了許多有趣的新聞，芳影雖不完全聽見，倒也減去不少懊惱寂寞。末了一段話最使芳影不能不聽的就是她談到一個拐脚的小姐，她說，

『好笑的很，中國人吃飽了飯便想到婚嫁的事。自從我哥哥回國

後就有許多人請茶請飯，有一天黃家——就是，石坊橋的黃家——請哥哥到家來請吃飯，我也去了。他們的二小姐，跛了一隻脚的，你大約亦看見過，坐着倒看不出來，走起來，才覺出。她在園裏走動時上山下山，過橋或是開門，我哥哥就攙扶她，她手裏拿的東西，哥哥也替她拿着。還不打緊，黃家忽然託人示意，叫哥哥去求婚。我哥哥很是好笑，不用說他已經在外國和張小姐訂了婚，就是沒有，他也那裏肯說一個跛小姐呢？但是過後黃家的人都說既然他不屬意他的小姐，爲什麼攙扶她，服侍她，那樣賣小心呢？我哥哥知道了又是生氣，又是好笑，他說男子服侍女子，是外國最平常的規矩。芳影姐姐，你說好不好笑？

芳影此時覺得有說不出的一種情緒，她嘴邊微微顯露出一弧冷冷的笑容，她的眼望着窗上的花影，依舊是因風搖曳，日光却一陣陣的淺

淡。她遲遲的說，『外國……規矩……』

三，十六，一九二五

文光書屋。

再見

四年後，她在西湖劉莊的花神亭上遇見他了。

一個秋天晴爽的下午，她站在亭上望着淡漠的日光，緩緩的停留在被落葉與蛛網粘點着的神位上，心裏正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涼味，忽聽背後有人招呼她，

『筱秋小姐，想不到在此地纔見着你！』

她回頭一看，

『原來是你，駿仁先生！』

『我們幾年不見了！筱秋小姐……這稱呼沒錯嗎？』

他說時眼望着他的臉。

『自然沒錯，』她說着覺得臉上有些暖烘烘的，『日子真是過的太快，我們不見，可不是四年了嗎？』

『你什麼時候來杭州的？』

『我七月底來杭州女子高等小學校教書。你幾時來的？』

『我從前年十月來的。』

『呀，那正是我母親過去的時候……』她說着眼眶有些發潮，立刻轉頭假粧望着後面的山。

『伯母已經不在了嗎？』他臉上現出很關心的神色。

『她在前年的夏天，又犯那舊病，到十月二十就過去了。』她說着低頭看着手拿的旱傘。

『咳，原來伯母已經不在好久了！我還沒知道。』他的聲音帶着狠抱歉的樣子，接着問道，『你現在獨自住在學校嗎，還是同老伯』

住？」

「我住在學校裏。我父親還在北京。」

「學校的生活怎樣？你還過得慣嗎？」

「還可以對付。」她說完，望了望他。他的面容比以前豐潤，眼邊的大學教授式的黑灰圈已經沒有了。身上穿着一件青灰嗶嘰線呢的夾袍，脚上皮鞋擦得閃亮，頭髮刷得油光，時時透出一種髮油的香，這樣裝束，她覺得以前他沒有過。

「你現在做的事，還得意嗎？」她問。

「咳，一天天的爲人忙，那說得上得意不得意。」他嘆了口氣。

「做什麼事，聽人說你做了官了——」。

「在督辦公署做秘書長，另外還兼軍務顧問，也算是官吧！這兩年偏偏遇到浙江事多的當兒，我就閑不了，常常在督辦那裏爲了編一

個電稿就弄到晚上兩三點纔回家睡。有時候半夜三更還打電話來請去商量軍務。你知道我最怕熬夜的，這樣子連睡覺的工夫都沒有，你想我多們難過。」他說着手摸着袋裏一個煙捲盒，帶笑問道，

「許吃煙嗎？」

「請便。」她隨即坐在欄杆上，問，

「今天太太沒有一同出來麼？」

「什麼太太？」

「尊夫人！」

「連訂婚都沒影子，那來太太？」他看着她微笑，又問道，

「你信我已經結婚了嗎？怪不得……」他忽然住語。

「……有些人這樣說……」她臉慢慢的泛紅。

他笑了笑自語道，

「怪不得，原來有些人這樣說……」

這時他們都像很注意園莊的景緻，她望着一顆盛開的秋芙，迎風招展：他望着對面的水榭。末了還是他開口，

「我們到那水榭裏去吃茶好嗎？」

「那裏好像不讓人進去，以前我來過兩次，都沒有開門」，她說。

「現在開着門呢。」他臉上顯出笑容，「今晚我在那邊請客。」她提了洋傘和手袋同他下亭。他說，

「讓我拿？」

他接過手袋摸着硬紙殼的長方東西，問，

「你到這裏寫生來嗎？給我看看？」

「不是，那是我方纔在湖堤照像館取回的兩張相片。今天我爲了

取像片纔能出來走走呢。」

「給我看看？」

她點點頭，他取出來一邊看，一邊說，

「這個沒有本人這樣消瘦。」

「這樣才好，我就怕乾娘看見我瘦的這樣，她一定不好過。」

「你打算寄給你乾娘的嗎？」

「是的，她每回來信，總催我寄她一個像片，從去年我就答應了她。」

「這張給她，這張給我？」

「我們舍監周太太還要一張呢。」

「不——你得先給我一張，好容易遇着你了。」

他看着她面紅了，

『……可是周太太已經知道我照了像。』

『這樣，你再印一張給他？』

她點了點頭，此時已經來到一扇玻璃窗臨湖的水榭。迎門靠窗一面大鏡子，山色湖光，統統收攬在裏頭，她望到鏡裏自己和他的影子，不覺注目，忽聽撥動水草聲，一隻小船搖過窗口，有人叫道，

『老爺，太太，買蓮藕嗎？』

他帶笑向外搖了搖頭。一個聽差的穿着青洋緞的衣褲進來問，

『老爺要喝茶嗎？』

『來一壺龍井，叫廚子開點心上來。』

聽差去了。她坐在臨窗的左邊笑道，

『從前我們的小當差稱呼你老爺，你就臉紅，現在答應的多爽快！』

「慣了！在公署裏他們還稱呼大人呢！」

她望着南屏山說，

「你來西湖後作過多少詩，一定不少吧？」

「一首也沒有，我那會作詩？」

「你在北京的時候，不是天天做詩的嗎？我不信你沒有作。」

「你不是說過作詩多半是無病吟呻嗎？」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詩人到了西湖，不留些吟咏，未免使湖山減色？」她含笑看他。

「西湖專候今天這位女詩人爲她加色呢！……我一天瞎忙到晚，那來工夫作詩？」他也笑着。

「怪不得我在『藝林』『思潮』上頭好久不見大作，還祇道你不肯拿出來發表呢。」

『那是供給教員和學生們那種閒人消遣文墨的……我那有什麼閒空？』他說完仍舊含笑看她，她的眼望着窗外去了。

此時僕人送上點心來，他看見擺在她面前一個小碟上面有烏手指印，立刻叫住僕人，

『眼睛瞎了嗎？碟子這樣髒都看不見。拿去！』僕人把小碟拿去。

他又喊道，『煮一碗糖桂花栗子來！』

他隨着把自己的碟子擦潔淨擺在她的面前，僕人進來回道：

『大師父說今天買不到嫩栗子，問老爺要另做什麼點心？』

『胡說，怎會買不着？我老早就吩咐他買，怎會買不着？真是混人！今晚上督辦來，他就爲着吃那桂花栗子湯。叫他趕快去找去。趕快去，時候不早了。』

聽着——是是——答應着走了。他回過頭來見她正對着西冷橋出神，他說：

「隨便用點吧，這糖蓮子沒有什麼吃頭。」

她默默的喝了兩口湯，說，

「也不錯。從前你使喚那個老王，現時還在你那里嗎？」

「他沒跟我出京，可是今年春天我從北京叫了他來，祇做了一個月。他那老家人的架子可真大。那天我只說了他一句，他便跟我告長假了！」

她默默的望着南屏山一會說，「雷峯塔倒的時候，你在杭州嗎？」

「在杭州。塔倒的第二天，我去看了，許多花子窮人去那邊檢東西。檢出好幾百卷經來，這經卷是蓋在塔的牆裏的，有一千多年了。頭一天我們一塊錢就買幾卷，第二天就有人收買，立刻就長到一塊錢

買一卷，第三天便長到十塊。聽說現在京城裏賣二百塊一卷呢。」

「你買了沒有？」

「我只買了二十多卷。」

「你有沒有送一卷給雲中老先生？這回雷峯塔倒後，他還作了三首詩送悼它。你總念過的罷？」

「我真應當送他一卷，怎樣把他忘了，可惜現在我的都給張督辦要去了，將來有機會再買罷。」

點心已經用過，早有下人檢走。他站起來喝茶，他說，

「這後窗的竹影真真可愛。」

「你這樣喜歡竹子，什麼時候到雲棲看看去。」

「我去過雲棲了，竹子真好！——聽說西溪的更美。走不完的竹子，你還記得你說過要領我去逛西溪的話？」

「怎不記得！我還說若是逛西溪，我跟你去挑行李呢。那天我們倆還在天壇的大柏樹底下一邊走一邊談話，不知不覺走迷了道，後來伯母要回去，好容易纔找到我們。雲棲的竹林真有些像那柏樹林子，什麼時候我們去那裏走走去。還有一個地方你從前也說要去的。」

「那個地方？」

「孤山。你記得那天下大雪，我上你家去，你們房裏的梅花開得正好。我們倆坐在窗戶口望着雪發楞，你說什麼時候你要去孤山畫一幅梅花帶雪的景送我，我還答應了去收梅花上的香雪跟你沏茶慰勞呢？那時的光陰真是寸寸是黃金……去年我同一些朋友到烟霞洞正遇到下雪，幾十顆梅花都開了，他們在房內打牌，我一個人站在梅花底下，足足發了半天楞。他們笑我是林和靖，迷上梅花了，那知道我是因為想起我們那回的談話……」

她像不好意思看他的樣子，站起來望就窗外說，

『談起西滿名勝來，十天也說不完。……』她低頭看看手錶，

『天不早了，我該走了。』

『纔過四點，早呢。好容易纔遇到，再多坐會兒。』他趕緊說。

『回到學校也就不早了，』她還是要走的神氣。

『早呢。四年不見，見面談不了幾句話，就要走好意思嗎？』她

不得已重復坐下，他說，

『坐近窗口，不怕風嗎？……你真是太瘦了。』

『豈止瘦了，也老了。』她搖了搖頭這樣說。

『那裏老得這樣快？……學校的飯食還好嗎？』

『還不錯。』

『你的功課怎樣，教多少鐘點？』

『一禮拜廿八點，功課倒不算難。』

『唉喲，廿八點——太累了罷？薪水還夠用嗎？』

『也就對付罷。』

他沈思一會說。『我看你實在太累了，但是小學教員都是這樣的。我知道你是不肯叫人幫助的，要不然……我看你還是離了學校教館好些。前幾天鹽業銀行錢經理託我們找一個好先生教他的姨太太，功課很輕，薪金又厚，只是你一定不肯去的。』

『你看我真的那樣沒落兒了嗎？』

『我知道你一定不情願的。……清和坊王家有兩個小孩要找一個先生，她們倆倒很可愛的，你推了學校的事去教那邊怎樣？』

『不行的，我不能半道兒甩下我那班學生就走。況且他們對我都
很不錯。』

『別太忠厚了，累壞了沒有人替得你的。』

『我如果辭職也得等到年假，半途走了也對不住校長。』

他嘆了口氣說，

『你這樣子，我就怕你會累出病來！』

此時一個僕人送一盒牌來，她笑問，

『你現在也會打牌了？』

『不會也得會。現在請客，沒有牌，是不成事體的，今晚又得鬧到半夜，明天我四點還得起來修改兩個電稿，督辦說，早上就要發出去。』

『這樣的日子，也不見得比我不累！』她輕輕的吁了吁，方纔在花神亭上的冷氣陣陣都回到心上了，她還像仔細賞觀潮堤的晚景。

他站起在房內走了兩個圈子，一回站定，一回又走，臉上顯出有

話不知怎樣說的神氣。末了他仍舊坐下微笑問，

『我想問你一件事，你肯告訴我嗎？』

『我知道的嗎？』

『你知道的。』

『什麼事？』

『你真的相信我已經結婚了嗎？』

『有人這樣說……』

『怪不得你許久不給我寫信。現在你知道傳錯了吧？』

『現在……』她此時聽見風吹來遠遠的晚鐘聲，急說，

『唉呀！天真不早了。晚經都開壇了，太陽也快下完了。』她站

起來拿東西要走。他現出很不安的樣子，說，

『我還有許多事告訴你，再多坐會兒？』

『太晚了，我們改天再談吧。』

『改天也好，但是你得留下方纔你答應給我的東西。』

『什麼東西？』

『那張像片，你得留下。』

『……那張我已經答應了給周太太了。她過幾天要到武昌去。』

『你方才答應先把這張給我，再印張給她的，怎樣心變的這樣快呢？』

她微微笑了笑，眼望着窗外。停了一回，說道，

『那個雷峯塔在那裏站了一千多年，現在不見了，……』

他楞了一會，末了說，

『什麼時候洗一張給我，我求你。』

『改天洗了再送你吧。』

『咳，又得等到什麼時候！』

她拿着東西往外走道，

『我真該走了，你的客人也快來了把？』

他送她走到湖邊小船上，問，

『那天我可以去見你？』

『請你隨時通知我吧。』

『你穿的少不少，不涼嗎？』

『不涼，我來的時候，天也一樣涼的。』

搖船的已經將篙點着臨湖的石磴，慢慢的船已離岸了。

『再見！』他摘了帽子望着湖船。

『再見。』她望着西冷橋邊的雜樹出神。涼秋的夜晚風散吹着她額

前碎髮。南北高峯的蒼翠，漸漸著紫灰的暮雲籠住，夜霧漸漸飛上峯

頭，倒在湖裏的影子，已由模糊的一片灰色，變到魚白灰色，與別部的湖水不分了。

她的船出了西冷橋的洞子。他呆呆的望着湖水，一會兒忽然想起事來，急忙走到廚房那邊問，

『廚子，買到了桂花子栗沒有？一會兒客就到了。』

五，七，十四，

茶會以後

「姐姐，你今天看見馬二太太了嗎？她真有趣！」阿珠從馬家茶會回家，躺在大床上張着嘴笑。

「怎沒看見她？」阿英一邊收拾首飾，一邊說。「她就坐在我的前頭。我看她隔幾分鐘必得撲一回粉，看回小鏡子。其實臉皮都打摺了，還穿一身粉紅洋服。嘴唇活像「咬死雞」，血紅血紅的連牙都照紅了。」

「你不知道現在又時行擦紅嘴唇了嗎？淑香告訴我說，把胭脂擦在嘴唇的當中，好像畫畫點唇法子一樣，這來一張口就看小多了……這也對，張小姐是出名大嘴的，但昨天她那樣擦上了胭脂，果然就不

顯嘴大了。』她說着起來脫了鞋子，順手一擲道，『今天就數我們倆的鞋古板吧。他們的都剝許多窟窿……』

『那是窟窿？那是掏皮花的，至小得十二塊一雙呢。聽說十二塊的還不算講究的呢。』

李媽曲腰站在地下揀鞋，插嘴道：

『唉喲，我的娘，十二塊錢一雙鞋，還不算好的！一雙鞋夠我們四個月的工錢了！』

姊妹倆不期然而然的都望着她笑，阿珠道：

『還夠你的大孩子一年的工錢呢！』

『老天爺！……』李媽微微從嗓子哼出說。

『王三嫂的那雙，是用了二十美金買的，合中國錢四十塊呢！』

阿英說。

『天爺爺！那鞋是怎樣的？您兩位小姐什麼時候也帶我去開開眼界？』

此時阿英已經收拾完首飾盒，也躺在大坑上。

『人家誰讓你這樣一個窮婆子到茶會去？人家端茶送點心的跟班都穿着滑亮的白袍子哪。』

『唉喲，底下人也穿緞子嗎？』李媽很羨慕的說。

她們倆都像沒理會她的話。阿珠向阿英問：

『張家的兩個小姐，你說那個好看些？』

『兩個都很平常，不過穿的時髦罷了。……比較的說，還是小的好些，那對雙眼皮的眼，圓溜溜的轉，倒不錯。』阿英說罷望着迎前一面鏡子。鏡裏的她也正溜着圓圓的眼珠。阿珠望着她姊姊說：

『那個小的眼睛長得有些像你。』

阿英笑了笑，翻過身，躺着道：

『可是那個小的前頭上那一撮數得過來的頭髮那樣楂杆着，我真看不慣。兩邊的流水，四四方方貼在耳朵旁，好像貼了兩塊黑布。』

『今天他們小姐和太太們都不和堂客說話，這別是她們學的外國規矩吧？』

『我就沒聽說過這是外國規矩！這許是她們的規矩，……提起來，我還碰了一鼻子灰呢！』阿英說起，面上顯出很懊悔的神色。

『怎樣碰一鼻子灰？』

『剛剛用完點心那時候，我看許多人都到廊子底下坐着看花，我也想看看，就走進那一堆多人的圈子去，陳便找一張籐椅子坐下。那知道他們都顯出奇怪的樣子，我只發楞看花，後來我定神一看，纔知道他們是那樣子的！』

『怎樣的？』阿珠很注意的問。

『他們都是一男一女隔着排坐，我坐在方小姐旁邊，所以他們笑我。』

『在亭子上，我看見你旁邊不也有一個嗎？』

『那是鄒太太特地領他坐在我旁邊的。……我真看不慣這些小姐們，同男朋友那樣起勁的說笑。』

『瑪利就坐在廊子裏邊，我很想同她招呼一下，連看她幾回，她都裝看不見我。』

『哼，萊利王見她旁邊的男朋友同我說話，她還立刻搭起臉來。其實我最怕同男子說話。我和男子說話，覺得很不舒服，樣樣都得小心。』

『你不知道萊利王同那個密司脫張已經挑好日子訂婚了嗎？』

『挑好那天？』

『聽說就是下個禮拜，萊利還親口請了許多同學呢。我還忘了告訴你，昨天她又囑咐了我，叫我們倆務必去。你去嗎？』

『我不高興去見那些文明男女。你去嗎？』

『我想去看看熱鬧，你也——』

『我那身花綢衣服，今早上纔給裁縫做去，後天那趕得起來？』

阿英又翻一個身。

『你今天穿的這身不是很好嗎？』

『萊利看見我穿了這身三回了。前天去遊藝園就穿這身，今天穿了，又碰見她，她一定笑話我祇有這一套衣服！』阿英說着，彷彿看見自己穿着她的出嫁姐姐給她的那身綠花點素地綢衣裙，在人叢中恍來恍去，萊利，瑪利等等都斜眼注視；她去後，她們又竊竊議論她的

衣服上還有拆線痕印。……她愈想愈覺得自己可憐，活了二十年，竟連一件體面衣服都混不到。眼睛有些發潮，她祇楞眼望着天花板。

一會兒阿珠起來，把鬢也拆開，說道：

『姐姐，你猜八表叔快要同誰訂婚？』

『我們認識的嗎？誰？……是不是小俊的大姊？』

『你猜不着的，就是那個頭髮很多長得很黑的李小姐！』

『真的嗎？我不信八表叔會得喜歡上她？』阿英從床上坐起來說。』

『真不真都好吧，今兒小俊告訴我，說她看見李小姐的五斗櫃上頭的兩個抽屜統統裝滿了八表叔的信。小俊是李小姐的表妹，她知道的一定清楚。』

『真想不到也有人會這樣迷上李小姐……什麼時候她認識上八表

叔的呢？」

「聽說在周太太家的茶會。」阿珠把頭髮編了一條辮子，仍舊靠在大枕上躺下，微笑的接着說——

「原來現在時行開茶會，就是爲了這樣的事情。姐姐，你猜我們走出門的時候，娘叫了我回去說些什麼話？」

「什麼話？」阿英問。

「娘叫我留神看看你同誰……談得上來？」阿珠微笑的看着阿英。

「同誰！我就同王太太說了不少話。……」阿英訕訕的說。

「娘說的誰，不是小姐太太們，你別裝腔罷，姐姐！」阿珠依然含笑說。

「我們還會同誰說話？總不過太太小姐們罷了。」阿英似乎狠懶

怠重提的樣子。

『姐姐，在亭子上那個坐在你旁邊的誰是呀？他不是和你談了一會子話嗎？』

『那一個？』

『戴黑邊眼鏡，說話帶北京口音那個。』

『哦，那個是密司特周。』

『你知道他叫什麼，做什麼事的嗎？』阿珠着意的問。

『不知道。』

『怎你不問問他呢？』

『我爲什麼無端無故的打聽人家？』

阿珠默然。一會兒聽見外面淅淅瀝瀝的下小雨了。屋內忽然冷寂，紙窗爲微風撼動，吹進潮濕土氣味來。房中間的一盞電燈，亦覺黯

淡不亮。粉牆上隱約的顯出一瓶已過盛開的海棠花的影子來。

阿英此時望着那瓶花出神，這是她昨天早上從隔壁張太太那裡討來的。她記得她拿回家，插在瓶裏，放在靠窗的桌上，日光照着那醉紅欲滴的半開花蕾，很是嬌媚，她還不禁的痴對了一會兒。現在只過了一天，這些花朵便已褪紅零粉，蕊也不復鮮黃，葉也不復碧綠了。黯淡的燈光下，淡紅的都是慘白，嫣紅的就成灰紅。情境很是落漠。阿英閉目休息，只覺窗外點點小雨拖着涼颼直滴落在她的心窩上，不由得使她感到一種空虛冷澀的味兒，同時並起了種種不成形的顧慮和懼怕。這時夜風時時吹開窗紙，露出外間一片黑沈沈冷瀟瀟的庭院。

阿珠此時也正望着窗間。她面上很覺涼淡。眼是發直的，她忽說：

『姐姐，你想將來我們是不是……』

『我想我們現在……』

兩人話說出半句後，纔覺得有人和自己說話，不期都住了口等着。

『姐姐，你想說什麼？』

『你說說你想的。』

『姐姐，你先說。』

『我先聽你的。』

『不——我想先聽聽你的。』

阿英默默對阿珠看了一下，阿珠微笑說：

『我實在記不清方纔想說什麼來了，……』

『我也忘了。』

阿英一翻身怔怔的看着牆上淡灰的花影，一會兒又閉上了眼。

六，一，一九二五。

中秋晚

中秋節的那晚，月兒方纔婷婷的升上了屋脊，澄青的天不掛一絲雲影，屋背及庭院地上好像薄薄的舖了一層白霜，遠近樹木亦似籠罩在細霰中。正廳裡不時飄出裊裊的香烟及菓餅菜餚的氣味。

敬仁此時正拜過祖先，仍舊穿着馬褂，戴着瓜皮帽，在廳上來回走，笑吟吟的望着他的夫人親手收拾上供的東西。她一邊吩咐廚子——

『一會兒開飯，這碗魚不必再燒了，栗子鷄得加些料酒再煨，素菜裏放些糖煮一煮……這盤團鴨沒有燉軟和，再燉燉吧。』

『對哪，再燉燉這盤團鴨。裡邊再加些玉蘭片，可以嗎？』敬仁

走到她的身前問她。從他的笑容上，就知道他是十分滿意她的佈置了。

『好的，再放些玉蘭片，把火腿骨頭都撈出來，千萬不要把這湯弄肥膩了。』廚子聽罷，收了菜碗出去。

敬仁坐在一張大椅上，把帽子摘下，斜挨在椅子扶手上迷矇着眼在那裡休憩，他認得她今晚穿的衣裙，是春天新婚第三天穿過的那一套湖色華絲葛，肩帔上袖口及裙腳都繡著金碧折枝花。今日因為走動多些，她臉上不似平日那樣蒼白，從頰上勻著的淡淡胭脂裏透露出可愛的桃花色。他覺得她今晚非常的美。他想如果他是歐美美人，此時一定就上去擁抱着她熱烈的接吻了，但在中國人，夫妻的愛情是不與外露的。

『你今晚喝花雕，還是葡萄酒？』太太走近他微笑着問。

他心裏正在甜糊的迷醉，也沒聽清她問的是什麼，只知道不是吃的，便是喝的，也就隨口應道。

『你喜歡那樣便那樣。』

『我不懂喝酒的，今晚請人陪你喝喝，好嗎？』

『我今晚祇要同你喝酒，不用別人陪的。』他謎眼笑着，示意叫太太坐在他旁邊。

『我喝兩杯就要醉的，你喝十幾杯也不顯得怎樣。』她會意的坐在他左手椅上，圓圓的下嘴巴，襯上含情的笑靨更覺得可愛。

他此時忍不住一把拉住她的手，笑道，

『我要你喝醉……我們倆是第一次一同過中秋呢。這是團圓節……應該團圓的……可惜媽媽不在這裏，你做菜的口味她也喜歡的。』

他想到他的愛母在鄉間單身與妹妹過節的孤寂，不覺神馳了一

响。

『我娘告訴我，吃過了團圓宴，一年不會分離。』

『……我們出去看看月亮再開飯吧。』敬仁同太太並肩走出院中。

回頭吃飯的時候，剛上到第二盤菜，太太還沒有喝完一杯酒，敬仁正要同她乾杯，忽然看門的老董跑進來回說——

『老爺，大石作那邊打電話來請老爺即刻過去說話，大夫說姑太太快不行了。』

『那一個大夫說？』敬仁變了色，站起就想走。

『沒有說那個大夫說的。電話已經掛上了，他們是借人家的電話。』老董退出了廳門。

『怎麼乾姐姐病得這樣快？前天王大夫不說能治好嗎？我想不會

怎樣吧。」太太說着，臉上也立刻罩上了一層霜。

「我去給她再找兩個好醫生看看罷，可憐她家公婆都不捨得錢治她的病，……」他說着離了席要走。太太也覺不好過，但是極不願敬仁此時就走，因為團圓還沒有上。沒有吃團圓，團圓宴還是不團圓，她恐怕這是他們來日的朕兆。因此她一把拉他坐下說。

「吃些飯再去吧。今晚上的飯是要吃的。」

敬仁心裏難受，想着上回相見時，乾姐姐那枯瘦死白的臉上，一雙無神晦暗的困眼望着帳頂流淚，他再也無心吃菜。但他知道中秋宴的飯是要吃的，他就喊說——

「拿飯來吧，預備車，我就要出門！」

當差盛上飯來，他急急泡上些魚湯，匆匆吃了。

「怎麼還不端上團圓來？老爺快吃完了。」太太此時有些發急，

她怕他不能吃到團鴨便走。

團鴨端上桌時，他已在漱口，匆匆穿馬褂。她心下十分不快，腮上桃色全沒了。很可憐的望着他說道，

『你吃塊鴨子再去，大節下團鴨也不吃一塊！』她揀了一塊肥的，夾到敬仁的小碟子裏。

『沒有工夫吃了，人家在那咽氣盼我，我那能吃得下！』

她覺得十分委屈，又怕這不吃團鴨，真會成了朕兆，她就低聲央着他——

『不吃團鴨是不好的，敬仁，你得吃這一塊。』

敬仁覺得情不可却，只得坐下夾了起來送到嘴內，覺得油膩，又吐了出來。又胡亂咽口飯，重新漱了口，喝了一口茶。

『車預備齊了嗎？』他匆匆往外走。

『早齊了。他們又打電話來催，說姑太太要找老爺說話。』

『告訴他們我這就去了。』他匆匆坐上了車，車夫拉着就飛跑。

*

*

*

*

此時已近夜半，月兒已到中天，那清澈慘白的月光射在玻璃窗上，格外使人覺到淒寂生感。太太坐在臥室窗前惘惘胡思，想到今夜家宴，便覺得悚然，好像惡運的魔神此時正在圍住那一小塊沒有吃進去的鴨肉，商議如何擺佈敬仁。

她好像置身在迷暗的森林中，恐怖，寒慄，憂愁纏住了他。她祇盼望有個人來看慰她，用手領她出來。她想祇要能默默拉着她的親人的手——自然頭一個是敬仁——她就可以去了大半的恐怖憂愁了。

好了，敬仁回來了。她跑出院子迎住問。

『怎樣了，還不要緊吧？』

敬仁滿臉蒼白，眼睛紅腫，一進大廳便倒身在客座坑床上，嘶喊道。

「還問呢？我早去五分鐘，就見到她了。都是你要我吃那碗飯，耽誤了十分鐘……可憐她祇有一個乾弟弟在京城裏，臨死都會不到！……死得太可憐了。」他嗓子有些發澀。此時彷彿看見方纔乾姊的景况，一張瘦削慘白的臉，睜着陰晦帶淚漬的眼，披着稀鬆亂髮，蓋着張白布被單，上頭撒了些黃錢，床前地上一對死白油燭點着，中間插了一股香。越想越悽慘，不覺長長嘆了口氣。

「咳，我們真對她不住！……可憐她嫁了一年就守寡，又沒有一男半女，臨死時連一個乾弟弟都不見着。……都是你強我吃那碗飯，張媽告訴我她咽氣時，還喊人找我呢。咳，我真對她不住！」

太太本來最忌諱大節日說死人，聽敬仁連連埋怨自己，心裏未免

不耐煩，只得勉強忍住搭訕道——

『別祇埋怨我吧，大節下少見一個死人好多着呢。』

不想這一個好字刺激了敬仁的耳，他很不以爲然她那不耐煩的神

氣——

『想不到你這個年青青的女人，心腸這樣硬，人家孤冷冷的死了，你還說不要去看她好多着呢。有什麼好？』他轉悲爲怒，憤憤的說。這是結婚後第一次他覺得他的太太不對。他說完伸脚把鞋子使勁向上一摔，不想一隻沉重的鞋，竟把小茶几上的花瓶碰了下來，落地砸一個粉碎。

太太怔怔的聽他發作，正想想話回敬，發洩發洩她今晚的委屈；不料他又發氣把花瓶砸破了，又是一個不吉祥，一時間又悲又氣的再也撐不住了。

『怎的了，你今晚是不是成心給我過不來！』她帶哭聲說。『大節下，飯也不肯吃，瓶子也摔破了。……還過什麼好日子！我也……』

她抽咽的哭起來，敬仁也想不到他太太竟至如此生氣。心下正十分懊喪，不覺也煩燥起來。

『誰有意摔破瓶子？你大節下還咒我過什麼好日子呢？……』你『也』怎樣？怎不說了？』

太太嗚咽嗚咽，把一塊白洋紗手帕都用濕了，還斷續的說，『誰說誰也怎樣？……你……你……大節下來找我別紐。』

從太太換手巾擦淚時，他望見她紅腫的鼻子顯得非常碩大，那兩片覺得可愛的嘴唇，已腿盡胭紅的顏色，祇見一個醬紫的扁着想哭的嘴。她的眼睛平常本來就不美俏，因為相愛，所以覺不出毛病來，此

時他看出她的眼角是吊起的。忽想起母親說過『吊眼女人最難鬥。』這是結婚以後第一次他覺得他的女人難看。

『誰找你的別紐？……咳，沒法子同你們女人講話。』他惘惘愴愴走到中庭，抬頭望望圓圓的皓月好像正對他冷笑，不覺長長吁了口氣。繞着院子走了幾匝，摸摸身上夾衫沾了冷露微微濕了。他於是走回臥房。

太太還在抽咽，他不耐煩去理她，一個人先上床睡倒了。

他一晚上睡不着，偷眼望見他太太哭得唇也青了，眼也腫了，又是可憐，又是可恨，但是他拿定主意不肯下氣先去理她，快近天明了，他望她已經連着衣服躺在小炕床上休息，他便也合眼睡着了。

他方才合上眼，便夢見新死的乾姐姐穿戴着七八年前在他家同住的時裝束，笑着招手喚他，他驚醒了。他輾轉回想前七年他發瘡疾

時，她坐在他床前，替他母親招呼他喫藥的情境。他不肯吃那金雞腦丸，嫌它不乾淨的樣子，她含了一眶淚苦苦哄他吃下去。他從她手裏一口一口的喝那杯白糖水送丸藥下去。末了一口，他的唇碰到她滑膩帶着粉香的手上，心裏另有一種說不出甜秘的感觸，不覺狂矣了一下。她的腮飛紅，他微微笑了笑便睡倒。以後乾姊見了他，雖是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對他的事，更顯出關切的樣子。乾姊是從幼年便許給了馮家。第二年出嫁時，她哭的很痛，他也陪着難受。嫁後一年，就成了寡婦。整五年不相見，直到今年春天，他們纔在京城見面。他想到這裏，不覺又嘆起氣來。

『對不起她！我竟不能守住她咽氣。她恨我嗎？』他想着便從床上爬起來，窗紗發白，已經六點半了。

他滿心不痛快，回想昨晚同他太太鬧氣，很是無聊。見他太太拿

袖子蓋着眼睡，不覺動了憐惜。但他不肯下氣去認不是，他覺得自己並沒做錯。走過小炕床前搭訕說了句。

『還不到床上睡去！這地方那能睡覺？』

太太默不出聲，他出了臥房，急忙穿了衣，跑去料理乾姐姐的喪事去了。

這一天直到晚上十點，他纔料理停妥那些衣衾棺槨。馮家不能多出錢，他覺得乾姐臉上過不去，於是自己把舖子裡收回的餘利二百多塊錢都掏出墊著花。祇那付棺木，他便墊了一百六十元。棺材舖裡人說這棺材還不是好的。

『我這回總算盡了我的心了。』他摸着他口袋裡的空皮夾，走到家院子裏自語道。

太太蓬亂著頭髮，眼睛哭得非常紅腫，好像看不見人的樣子。挨

在床欄上正同一個陪房女僕講話，見他進來都住了口。他搭訕着揀了張椅子坐下，嘆了口氣道。

『咳，可忙完這喪氣事了！』

『老爺吃過晚飯了吧？』女僕端過一碗茶問道。

『也算吃過了。辦喪事人家，那能吃着舒服飯。你們開了飯了吧？』

『我們等到九點半纔吃的飯。太太祇吃一口兒。……』女僕歇了歇又說，『這桌上兩條賬單老爺看見了嗎？他們說老爺答應在今天算清的。』

『哎呀，我沒想起來還賬的錢今天花掉了，怎好呢？』敬仁撓着前頭的短髮有些著急，向着太太問道。

『我前天交給你手的一百塊錢，用完了沒有？先拿出來還這筆帳

吧。」

『不是我昨天已經開了單給你了嗎？你昨天不看，這時却問我要錢，我却沒白花你一個錢。……我又沒有個乾弟弟送我錢花，來照管我的事。』

太太一肚皮委屈，正想借題發洩，所以嘮叨了起來。

『嘿，你這人奇怪，這兩天中了什麼邪氣，祇想找我別扭。你說的什麼話，什麼乾弟弟送錢花。人家已經死了，你不要造罪瞎說話吧。……我真要躲開你。』

『我也早知道你是多嫌我。我回娘家躲了你就是了，何必找我鬧氣，……大節下就給我下不了台，我什麼虧負了你！』她又哭起來，一邊喊道，

『楊媽，檢東西，回娘家去，我家裡也不在乎多養我一口人。……』

：我不是……』她哭着站起來檢東西。

敬仁一聲不响，只在地上走。等她檢完了東西，走出去，自己嘆了口氣，也走出門去了。

這晚上她滿眶眼淚回到娘家，一住就是三天。敬仁的朋友都勸敬仁去接她，他心下不高興，也沒去接。每天下太陽時候，他便跟着幾個以前不常來往的朋友逛逛遊藝園，聽聽戲；跟在時髦女人的後頭看看熱鬧；時常到小飯館吃便飯，喝白乾酒；醉了時便去坤書場放高嗓子叫好；夜間常到一兩點鐘回家。

一個月以後，敬仁丈母娘已聽了不少敬仁在外遊蕩的話柄，心下替女兒着急起來。重陽節那天，她便送了女兒回到敬仁的家來。夫妻之間，雖不再齟齬，總覺得彼此心中新立了一塊冰冷的石碑，上邊刻着你們不過是同吃飯同衾枕的人而已一些字。

敬仁遊藝園逛熟了，第二年春天便昇了格，做了石頭胡同一家的熱客。他的雜貨鋪在第二個中秋節便與給了人。拿這欸的一半替石頭胡同的兩個姑娘還寶成金店和老介福綢緞莊的賬。

他的太太在春天二月小產了一個纔七個月的美貌的小男孩，大夫說懷孕時動了肝火，急怒傷了胎的原故。太太因此懨懨的病了三月，面貌枯黃憔悴，老了許多。敬仁常不在家，漸漸覺得她是非常醜陋，說話也懶得答她。

第三年敬仁的母親來，看見敬仁專好冶遊，一個祖遺的舖子都典走了，只贖下一間紙行，雖不會典，已經把契紙押了給人。她說自己兒子不聽，祇得埋怨她婦太笨，不能伏侍兒子，所以他纔出外遊散了家財，所以一天到晚也不拿好臉給她婦看。第三個中秋晚上，太太獨自躲到廚房望着爐火擦淚，不敢哭出聲來。

這晚上敬仁忽然想起前三年的中秋夜他乾姊姊咽氣的事來。對他母親訴說他太太一頓。老太太素來愛重乾女兒的。當夜聽完，便罵了她一場。

八月底敬仁太太又小產了一個纔六個月的男孩子。因為他沒長出正式的鼻子，祇有一隻耳朵，手指也不全的。大家都說是精怪，醫生看了，說，這是受了楊梅毒的流胎罷了。

第四年的中秋節，敬仁住過的正廳，已經甍滿了蜘蛛網子，月亮升上屋脊時，祇見幾個黝黑森人的蝙蝠，支起雙翅在月下飛來飛去扇弄它們的影子。廚房旁邊一間小屋裡有兩個女人說話，一個是敬仁太太，一個是太太的母親吧。

『咳，你後天一定得搬出去嗎？』

『不搬怎行呢？明天已經到期交割。還虧我央乞人家多留一天。』

『敬仁一定不來接你嗎？』

『他不會來。昨兒聽王二爺說，他已經去三不管住閑了。』

『咳，……想不到他們家落到這樣地步！』

『……誰也沒想到……可是，娘呵，都是我的命中注定受罪吧！』
她醒了醒鼻涕，咽哽道：『我出嫁後的頭一個八月節晚上就同他鬧氣，他吃一口了團鴨，還吐了出來，我便十分不高興，後來他又一脚碰碎了一個供過神的花瓶，我更知道不好了。』

『……這都是天意，天降災禍，誰躲得過！我看你也要看開點，修修福，等來世吧。』

老太婆說過，連連嗽了幾聲。接着醒鼻涕聲。

兩點鐘後，小屋內燈油漸盡，紙窗慢慢暗下來，還有兩三隻紙燈蛾迎住紙窗『碰，碰』『不，不』的亂撲，不一會兒燈滅了，燈蛾也

掉在冷露裡，滾了一身白霜，帶着去見造物主了。此刻小屋內已送出呼鼾聲，時時夾着，『咳——啾，啾，啾，』似乎繼續作燈蛾撲窗的尾聲。

月兒依舊慢慢的先在院子裡鋪上薄薄的一層冷霞，樹林高處照樣替它籠上銀白的霞幕。蝙蝠飛疲了藏起來，大柱子傍邊一個蜘蛛網子，因微風吹播，居然照着月色發出微弱的絲光。

花之寺

四月中旬的下午，詩人幽泉與他的愛妻燕倩同坐在廊下，他手裏拿着一本詞選有意無心的翻看，她低頭繡一張將近完工的窗簾子。

廊下掛了一個鳥籠，裏頭一隻白鴿正仰頭望着蔚藍的天空盡力歌唱，好像代表它的主人送迎碧天上來往的白雲。西窗前一架紫藤蘿開了幾穗花浸在陽光裏吐出甜醉的芬香；溫和的風時時載送這鳥語花香，粧點這豔陽天氣。

「哦——呵——我全身骨頭都給這春風吹軟了。」幽泉打了一個呵欠，一舉手把書拋了，隨着伸一伸腰，仰頭枕在藤椅靠背上。他用手搓着眼說道：

『燕倩，你不覺悶嗎？這樣天氣難爲你還能拿着針做活。』

燕倩抬頭望了他一眼，微微笑答：

『誰不覺得悶，這樣的天氣！我方纔迷迷糊糊的繡錯了一塊花瓣，這會子又得拆了重繡。』

『別繡了吧。咱們一會兒到那裏走走，這樣天氣那能做工呢？』
幽泉枕着他自己的手，兩脚踏在欄杆上，身子在椅上直挺挺的躺着。

『你今天四點鐘不是已經有了約會了嗎？那能出去逛？我今天打算把這簾子做完了。』

燕倩換了條花線，依舊低頭刺繡。

『我呀，對了，我差些忘了今天的約會。真討厭，這樣天不能出去玩玩，反到去坐下議論那不相干的問題，真倒霉！』幽泉說到這裏，咳了一聲，發洩發洩他心中的悶氣。接着他問：

『已經四月了，再不看花，今年的春天又白過去了。明天早上我們可以到那裏看看花去。』

『明天早上我又不行！不是張太太王太太和李小姐她們都定了明天午前來嗎？她們來了兩次，我都不在家，這回不好意思不在家了。』她抬眼看見幽泉很失意的樣子，接下她問：

『你明天見不見她們？不高興見時，可以找朋友出去逛逛？』

幽泉從椅上坐起來用手扳着後腦骨說：

『老實說，你不要怪我話直，你娘認識那些太太們，我都不見。』的。這樣美麗風光去聽她們講東家長，西家短，婆婆厲害，媳婦大膽，那些話，真個把人弄得頭痛死了。……我不打算見她們，可是找對勁的朋友玩去，有誰呢？仲雲他們幾個都到山上過春假了。……找誰呢？……沒有人，明天祇好躲在書房裏睡半天吧！』他說完重重的

呼了口氣，眼直直的對着牆，嘖叨起來。

『這年頭真沒過頭，一個年青青的人，簡直拘束成件機器似的，一定時候起來，一定時候吃飯，又一定時候工作；這還不算，還得你天天見不相干的人，聽不愛聽的話，……哼，有時你還得死板板的坐下陪不相識的人吃飯。噯呀，真個把人悶死了！那怪我近來一首詩都寫不出來呢！』他愈說愈覺得自己可憐，眼睛都有些發潮了，但他沒有流淚，祇是仰起臉望着天。

燕倩放下針線問他：

『方纔你多吃了半碗飯，一定飽的不好受，湖杯檸檬茶給你喝，好罷？』

幽泉點點頭。燕倩便去了。

他還在雙手托着後腦杓，哼着：『良辰美景奈何天，……』『流

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晚上月出時，幽泉收到一封怪信，字跡極柔媚，言詞很藻麗，語氣很恭謹：

『幽泉先生：

請你不要想我們是素不相識的，實在我們在兩年前就彼此認識了，我的腦府裏所藏的卷冊都是你的詩文，那又是時時能諧調我枯槁心靈的妙樂。

在爛漫晨霞底下，趁着清明的朝氣，我願自承一切。我在兩年前祇是高牆根下的一棵枯瘁小草。別說和靄的日光及滋潤的甘雨，是見不着的，就是溫柔的東風亦不肯在牆畔經過呢。我過着那沈悶黯淡的日子不知有多久。好容易纔遇到一個仁慈體物的園丁把我移在滿陽光的大地，時時受東風的吹噓，清泉的

灌溉。於是我纔有了生氣，長出碧翠的葉子，一年幾次，居然開出有顏色的花朵在風中搖曳，與衆卉爭一份旖旎的韶光。幽泉先生，你是這小草的園丁，你給它生命，你給它顏色（這也是它的美麗的靈魂）。

近來我被溫醉的東風薰得枝葉酥軟起來，非常困憊。我又被鳥歌蝶舞的引誘，覺得常常立在庭園中究竟沒有享着山花一樣的清福，未免心中不自在。現在我發生奢望，我想變成一隻黃鳥或蝴蝶飛到郊外，任我歌唱，任我跳舞，讚美大自然，讚美給我美麗靈魂的人。

奢望終是奢望嗎？不一定罷？我定於明日朝陽遍煖大地時，飛到西郊花之寺的碧桃樹下。那裏春花寂寂爭妍，境地幽絕。盼望活我的匠人去看了他自己的成績怎樣。

我的名姓不必寫了，我日夕在大自然裏道我的讚美，道我的感恩。我不能不愛你，但我不敢說愛你。我祇是愛你。我的愛是不望報酬的愛，酬報不了的愛。

我敢對着榮耀清潔的陽光起誓，我永遠不敢，且不希望，我們能成比現在關係更密切的人。祇要你容許我的靈魂駐在你那裏，我便十分滿足了。

四月十六日

『……這女子倒也怪有意思的！』

幽泉說完望了望窗外無人來，拿起信重看。

『她也會說，她是小草，我是她的匠人，給它生命……』順手拿
起信封再細看。

『字也不壞呵！人不知怎樣……家住在菊花巷；好秀氣的地名。』
『她「在朝陽遍煖大地時」到郊外……「花之寺」；「碧桃樹

下」，好美麗的地方！……我去……燕倩知道怎行呢？可是牠已經明說我們不過文字之交而已，她知道也不會怎樣吧！去一次看看又何妨呢？……她不會怎樣的……」

他拿着信自己商量了好一會子，到底他決定去看看，他說：

『一定去看看，人生能有幾回做到奇美的夢。她素來明白我的，必不會爲這小事生氣，文字之交，有什麼不行？……奇美的夢，做一次。』

臨睡時幽泉對燕倩說他精神枯悶的慌，明天清早他要到城外看看山光草色，換換空氣，他夫人也讚成他出去走走。

第二天太陽還沒出，幽泉便起床，匆匆忙忙漱洗了，走到鏡檯梳梳前短髮。燕倩說他髮太乾了倒了些擦髮香水，將髮平分兩邊，梳平服了。他照着鏡子，自看還算是一個顧影少年。不覺望了望他的夫

人，見她正在笑吟吟的看着他，他臉上微微紅了。

早殮匆匆用過，她微笑地出了大門，坐了一部洋車乘着清和的曉風出了西直門，太陽已經滿地了。

『這是「朝陽遍暖大地」了吧？……她也……』

他一路想着，心裏不知是喜是愁，說不清是一種什麼情緒。他覺得一生裏有過幾次這樣情況。最記得的一次就是向燕情求婚那一天。他想到此忽地覺得心裏很不舒服，好像自己誤走入「閑人止步」的地方，不用人呵斥已經全身不自在了。他想了又想，兩次話已經溜到唇邊叫車夫拉自己回家，但同時腦府中又現出『她的甘泉……給她美麗的靈魂』的字樣來，臉上不覺就有點烘烘熱起來。

車子穿過田莊，墓園，草屋，泥垣，及黃土深道。他墜落在沈思中，只由着車子向前走。忽地覺到車子走的太慢了，半天還不到。好

容易穿出小徑，打聽出花之寺在西邊莊子不遠的地方。

西山隱隱約約露出峯巒林木寺院來，朝霧籠住山脚，很有宋元名畫的風格，但他今天似乎看不見這好景。

『老爺，前邊的大廟，就是花之寺了，到前邊下車嗎？』拉車的已經滿額子流汗，小褂的背部也濕透了。

『到那廟的大門下車吧。』他急答說。

洋車還距離廟門有三丈來遠，他便下了車走進廟門。磚舖的院子，磚縫裏滿生亂草，正殿兩傍的藏經閣已經被人抽去閣頂上許多瓦片，醬紅牆的灰已成片的掉下了。院內人影都沒有一個，花樹也沒有，祇有牆腳下一株被人砍去大幹只留一根小幹的海棠，高高的發了二三剪長枝，伸出牆頭，迎着日光開幾球粉紅的花。

『花之寺祇有這一顆可憐的花樹嗎？』他惘惘的望着這枝海棠。

一會兒西牆外有公鷄叫的聲音。他急急走向西牆，進了一個小房門。原來是一個大菜園，種的不少蔬菜。一個老頭兒蹲着拔去菜裏夾著新出雜草，有七八個肥大的雞正爭食撒在地上的高粱粒子。

靠南牆有五六棵二丈多高的桃杏海棠花樹，雖然大幹子也砍掉，但是從樹根伸出的枝幹，也有一丈多高了。桃杏已經開過花，長了葉子，祇有半開的海棠花還帶些春色。幽泉一心記望着『碧桃樹下』，無心看玩菜園殘褪的春光。他招呼那老人：

『借光您哪，您廟里有一棵大碧桃樹嗎？』

那老頭兒抬頭尖矇着眼皺着眉的上下打量了他一會兒纔慢慢吞吞指着牆邊桃杏樹答道：

『這就是廟裏的桃樹。』

『我打聽的是碧桃樹，不是桃樹。』幽泉重述一遍。

老頭兒張口望了他一回，搖搖頭說：

『你要劈這桃樹可不行哪。前年西莊子的花兒匠來，他說要劈一兩枝小桃樹去接乾枝梅。說明劈完給回我五吊錢，末了只給了兩吊，還把大枝子劈走了，……』

幽泉知道這老頭兒耳目不靈了，也不耐煩聽他多嘮叨。悶悶的走出西院門還聽見老人嘮叨『劈桃樹，癩了不給錢，哼，劈……』

幽泉在大院裏張望了一會兒，忽然望見後殿後面似乎有亭園。他連忙走進，後面果然還不失望：有一個破到不遮風日的草亭，幾堆假山石，石旁有一顆滿了葉子的杏樹。一棵白碧桃樹正開着潔淨妬雪的花，陽光照處，有幾羣小蝴蝶繞着飛。樹底下短短的野草長滿了。

『這不是碧桃樹嗎？人在那裏？』他直了眼對住桃樹想，『她還沒到吧，從城裏來，不近呢。……我在這裏等她。』他拂了拂石上泥

土坐在花樹底下。

他渾身不舒服的足足過了兩點鐘，烏鴉麻雀的飛來飛去動作的響聲，他都要站起來心裏撲撲亂跳着的望一下，還跑到山門口張望了幾回，祇見他的車夫張着大嘴呼呼的把頭躺在車箱上熟睡，餘外連狗影都看不見。

他忽然看見自己的影子已經正了。已是午時，心下焦急懊喪起來，猶疑道：

『莫非我被人玩弄了？誰開這樣玩笑？……寫這封信……誰？』

他走進大院前憶到西廂記的零斷句子：

『日午當窗塔影圓，春光在眼前……玉人不見，』

『再過一會我該回去了。她是不來了？……咳，白做了一早上的夢！』他深深嘆了口氣。

『也不冤枉，到底逛到了一個有名的花之寺，……原來如此的，清初的詩家文人常到的地方呵。』他自感道。走到碧桃樹下，忽然聽見廟門外有汽車停留聲，他的心又猛然跳起來：

『她坐汽車來嗎？』他腦中立刻現在一個富家女子，穿一身花綢衣裙，絲襪子，花緞子鞋或膠皮鞋，臉上塗了脂粉。

『這是一個女子的脚步聲，走到後殿來了。迎出去？』他想着不知不覺便往前走了幾步，不多會兒後殿山牆邊轉出一個女子來。他仔細一認，呆了一會纔說出話來：

『你怎會也到這地方來！』

燕倩笑着望他答道：

『你怎會到這地方來？』幽泉楞着不知答什麼。正想說話，燕倩已搶先笑說道：

『告訴你吧！我聽了一早上不愛聽的話，心里煩悶的很，也想飛到郊外去讚美大自然，讚美給我美麗魂靈的——』

這時幽泉忽的臉上熱起來，忸怩的笑着，向前一把抓住燕倩的手，高聲說，『我又上了你的當了，……哦，原來不出我所料，又是你播弄的花樣。……好好，你累我在這破廟蹲了一早上，我這回可不能饒你了。』

『得了吧，你那裏料得到呢？』她笑着。同他向外走。『你該餓了。我帶了吃食在車上，我們去找一個乾淨地方野殮吧』。他還搭訕着鬧說不依她；她上車後取笑他『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他囔道：『還拿我開玩笑？如果不因爲你車上已經帶了吃的，我一定不依你。誰叫你寫那封信，那樣會說？』

『算了吧，別「不依」我了。……我就不明白你們男人的思想，

爲什麼問外邊女子講戀愛，就覺得有意思，對自己的夫人講，便沒意思了？……」

幽泉笑了笑答：

「我就不明白你們女人總信不過自己的丈夫，常常想法子試探他。」

「幽泉你不要冤枉人吧，這那是試探？我今天打發你出來純粹因爲讓你換換新空氣，不用見不願見的人，聽不愛聽的話罷了。……難道我就不配做那個出來讚美大自然和讚美給我美麗靈魂的人嗎？」

有福氣的人

平常談起好命，有福氣的人，凡認識章老太的誰不是一些不疑惑的說『章老太要算第一名了』！

對的，章老太真是福氣。她今年六十九歲了，還是夫婦雙全。她的四個兒子統統娶過了，大的已經有了十九歲的兒子，去年完娶的現在新孫媳已有了七八個月身子，年底便要分娩——生出的孩子便是老太太的重孫子——最小的兒子也是去年完婚的，第一胎便是個男子。本來老太已有了八個孫子，並不希罕加添，不過那是幼子的頭生子，自然得加倍歡喜，所以滿月湯餅會，她自己很高興的熱鬧了一場。

她的三個女兒也統統嫁出，每人大概至少也有三個孩子了。其實

老太太自己都記不清外孫的數目；姑奶奶都不住在本城，每次姑奶奶的頭生子得特煩姥姥預備使人送禮；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姑老爺寫信來報告一下便是了。老太又不識字，由老太爺讀完，記得時就告訴她，不記得不告訴，也沒有什麼。

還有一件事，很足證明老太的福氣是誰都趕不上的。是什麼呢？她從年青到年老沒有憂過柴米。怪不得她的臉上皺紋不多，快七十歲的人了，皮膚還是非常滑膩，額前的亦不過輕輕的幾條皺紋，仔細看東西時，方顯出來。她自從懂得修飾後，沒有爲衣服首飾不如人紅過一回眼。

她常對人說，現在人的闊氣算什麼？要比起她從前見過的真是寒倉。現時請客擺出銀器就囔闊氣，他們還沒見從前的講究場面呢。她記得她祖父請客時只擺一套乾隆五彩瓷水碗便值兩千多。銀筷子還嫌

拿着手重，筷子是得象牙做的。她們的牙筷上還有狠精巧的雕刻，有一付刻着酒中八仙，上頭一個人一個樣子，賀知章在馬上發酒瘋，李白醉在船上，真是玲瓏別致呢。她常覺得現時的排場是太不講求，她最恨吃酒席時舖上一張白布單子，不用說難看不，那樣子真是喪氣。她尤其的恨新式結婚，新娘子穿一身平常花衣裙，披上條薄薄的粉色紗——新娘的臉讓人瞧個飽；新官人穿一身漆黑衣服，還要帶一頂黑帽，那活像送喪的哀服。喜慶事也這樣辦，怪不得中國國運日衰以至於將滅亡了！她是見過太平時排場的人呵！她說她活一天，一定不要看她兒孫如此。

牠嫁到章家，也是豐足人家。那時老太爺年青時雖然不好讀書，不能由正途博取功名，但是老太爺的岳父是懂得掙功名的人，三十多歲便替他在吏部衙門裏捐了一個候補道缺。那時她出去拜年或道喜，

便穿得團鶴的補褂，並繡花朝裙，帶上朝珠，款款的做『命婦』了。

老太爺在京候差時討過兩個小老婆，她可是沒有同他爲這事吵過嘴，生過氣。她對人說，大家人沒有兩三個侍妾是不成體統的，那爭風吃醋是小家子氣的人纔做出來。因此她的公婆都說她明大義，丈夫也敬服她。

牠的婆婆要早見孫媳婦，她的大兒子十六歲便娶親，十七歲便生子（這就是她現在的大孫子）。她三十八歲做婆婆，三十九——不到四十，便做了人的祖母了。那時的人聽說，誰不嘖嘖稱道她。她的兩個嫂子，看着她年青青的，端端正正的穿了命婦的外褂同她丈夫並立着受兒媳的參拜，第二年又端端正正的打扮着出來請客吃孫子的滿月酒，她們倆看着差些要忍不住流出眼淚來了。

做婆婆做祖母也許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福氣。最令人羨慕的還是她

自己粧奩私儲的富足，和她的兒子媳婦以及孫媳婦都孝順她吧。天上方浮出烏雲，大家都爭着替老太太取衣服添上。二少奶同四少奶常特別預備好吃的東西，來央給老太太嘗。老太太吃過後，若有些兒飽漲的毛病發作，牠們就整天責備自己好逞能。大少奶和三少奶的嘴不大巧，也常常特出心裁使老太太歡喜，譬如大少奶奶在眼光娘娘廟許下的三千本經卷替老太保眼，三少奶奶逢初一十五便吃素來祝她長壽，這樣賢孝的兒婦，真不多見，但是老太太家竟有一雙。

老太太對兒子們自然都一樣愛惜，即待兒婦們也就沒偏沒向的。她在做生日前一天不是給兒婦一人一枝珠花嗎？那珠花的樣式雖然不同，但是每枝珍珠的多少與大小却是差不多一樣的。誰不佩服她的細心？似這樣用一般數目的珠子穿出各樣的花朵真不是容易事。孫子雖然多，老太太對他門都一般痛惜；每次買糖買餅必定每人有一份。

大寶到娶親的一年還同弟妹們一樣分菓餅，直到做了父親纔不好意思去分呢。

老太不但對於兒媳孫子沒偏沒向，對於兩個老姨太也一體同仁不偏不倚的。老太爺同三姨太要好時，她待二姨太也一樣；後來三姨太失寵了，她對三姨太也一樣。她出門還爲她倆買衣料，譬如洋綢花樣雖不同，質地價目總一樣的。所以兩個姨太進門二十多年也沒有向老太爺埋怨過太太一句。老太爺當然十二分佩服這樣才德並長的內助，近二十年章家的進款，出款，動產，不動產都推到老太太一手經理。這幾年來雖是大少奶奶同二少奶奶輪流替代婆婆管理家事，但是她們沒有一件事不要請教過纔敢做。她們來問事，老太常裝生氣說，『你們總要來麻煩我，看我閑得難受不是？米粒大的事，值得跑來問一輪嗎？知道的人就說你們做事小心，不知道的，一定說這老婆婆厲害，

嚇得做媳婦的一些主意都不敢拿。』

大少奶聽見這話必立刻陪笑答，『媽什麼時候都體恤我們，可是碰到我們請示主意的工夫就不能體恤了。我們那敢存心來麻煩你老人家，我們恨不得也長你老人家一付聰明心肝遇到事知道做呢。』

二少奶覺得大少奶的話似乎不圓通，她必立刻裝要飯的口音求道，

『老奶奶，可憐可憐這天生的笨蟲吧？』

老太太聽這可憐聲音便立刻帶笑帶罵的吩咐一切了。

不但兒媳婦們得事事請教過老太太纔敢做，就是兒子們——他們是出到社會上辦事的人，遇到難解決的事也要得老太太一言纔敢做呢。大爺去年要不是聽她老人家最後一句話不是差一點要損失一萬多元嗎？去年鐵業銀行經理黃七爺辦大紗廠，人人知道近年紗廠利厚到

三分，買股的很是踴躍，大爺已答允了黃七爺可買一百五十股，百元一股的，回家來請示母親。老太太聽說黃七爺辦的，便勸大爺別合股，她說，「黃七爺爲人太糊塗，他撂下他的正太太遠遠的在上海，他自己整年的躲在京城同小老婆享福，那能有精神弄這樣大公司。」大爺起先還不甚以這評論爲然，他以爲個人的道德與做事不能相提並論的。紗廠開辦的第一年成績很好，人人都說可有三分半利息的希望，大爺聽了，對人說起來就後悔沒有合股。可是年終方要分利一個月，紗廠的會計拐款攜手同逃了，這損失超過廠中基本金四分之三，沒法再開工，股東們相見時都愁眉苦眼的說黃七爺不該叫他姨太的哥哥和叔叔做會計賬房。章大爺聽了，從此不敢不佩他母親的判斷力了。他的三個弟弟聽哥哥常念道這事，自然而然他們也一樣的佩服母親。

這是章老太做生日後的第三天，獨自一個人坐在堂屋裏一袋一袋抽水煙。她的思潮很溫和的散漫着，好似四月底的晚風輕輕的落在一畝麥花上吹起甜綠的香氣，又輕輕的落在別一畝上了。這常做成她腮邊慈祥的笑容。她的象牙色的頭髮迎着落日餘暉發出銀色的光。

『前天也算夠樣子了。』她望着條案上的玻璃匣盛着的銀三星想道。

她望着壽星頭，忽然想起小時候家裏人說大廳裏的壽星像她，叫她『壽星頭』，她嫌人挑她上額長得古怪，氣得要哭；後來祖母告訴她這是好兆頭，還把那個壽星給了她，她纔心平了；前天來拜壽的都叫自己『壽星』，自己不但不難過，還微微笑應着。她想到這裏，放下烟袋，慢慢的伸手摸摸擺在茶几上的盜壽星的光頭。

『不知不覺的奶奶已經死了三十多年了。她見到重孫了嗎？沒

有，大爺娶親的第二年她就過去了，……如果她多活幾年，我的孫子們都是她的重孫。我的重孫呢？是她的……」他想到這裏自己也覺好笑，忽然想起事喊道：

「劉媽——你去前頭看看二少奶奶，告訴她別儘在大廳裏收拾東西。她是有了身子的人，千萬不要累出毛病來。」

劉媽從套間走出來，張開厚嘴唇，露着黃板牙，笑說，

「老太太是叫我去看少二奶奶嗎？方纔我從西院走過，看見她正哄着小孫少爺吃藥呢。」她走到茶壺傍倒一碗茶說，

「您喝口新沏的茶嗎？這是二姑奶奶帶來的。還是女兒痛媽，昨晚她臨走時巴巴的拉了我去屋裏吩咐了又吩咐，叫我好好的服侍老太太：早上別讓老太太起得太早，夜裏別太晚上床；她叫我想着替老太太分心，您的脾氣太好了，常常怕支使人，什麼都要自己做，……也

真是，好比上個月老太太要瞧在牆上的黃歷，也不叫我們拿，差點跌一交呢。」

老太太依然很和靄的坐着，劉媽說完話，她吩咐道，
『你去告訴廚子：二少奶和三少奶屋子的孩子纔出過疹子，叫他同他們開飯不要有魚蝦，公鷄也是吃了要發的。』

劉媽方要去，老太太叫住道，

『劉媽回來，我同你一塊去看看孫少爺們。聽說他們整天吵着要見奶奶，又不能出房門。這兩天我也真想他們呢。』

老太太攙着劉媽的手，走出堂屋。劉媽爲的要顯她服侍老太太的細心，差不多一步要分開三步走。出了廊子，忽然老太太想起昨天給孫子買的裝餅乾的三個小提籃，就打發劉媽回去取。

她慢慢的踱到一排水缸前，想看看裏頭金魚，便停步等劉媽。在

東花廳內好像大爺全大少奶奶說話，

『那個乾隆五彩瓷佛怎麼不見了？』大爺的聲音。

『我沒見有一個什麼瓷佛……是裝匣子的嗎？』大少奶奶答聲。

『對哪，你沒看見嗎？』王五爺送的，這一屋子東西數那個值錢了。』

『裝匣子的，不錯，我今早上纔看見在這條棹上的。……』王升，你看見有個匣子裝著瓷佛爺嗎？』

『看見來着，今天晌午二少奶奶來拿走了。聽說是老太太叫她來收拾的』，王升答。

『這一屋子東西我就喜歡那瓷佛倒叫她拿走了！』大爺懊喪的聲。

『王升，你聽誰說老太太叫她來收拾的？』

『我看見她從老太太那裏來的，』王升答。

『哼，她倒會，東不要，西不要，專挑了這一件！』

『大爺，小些聲音說吧。……哼，我常說你們家人不是好相與的，這回知道了吧？昨天我纔聽人說大寶娶親時，老太太拿出兩枝珠花一付鐲子來過禮，他們都紅了眼，說長道短，說老太太偏心，兒媳婦下盒都沒有這樣好東西呢。閑話多哪，……』

『爲什麼要怕這些閑話，老太太給大寶一些東西不是應當的嗎？你看二少奶多機靈，想着法兒哄老太太，好東西都輪到她管了。四少奶更厲害，整天圍着老太太，來了不過一年多，弄得老太太現在簡直離不開她，將來老太太的東西還不給她哄光了，……人家都恨不得把太太頂在頭上走，你還要怕閑話！』

『……別儘埋怨我吧，你總也不懂在她跟前陪陪，你看看四爺三

爺！……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今兒早上聽來的，你知道這幾個月都是四爺拿租摺取錢的嗎？老太太又說四少奶能寫能算，所以把統統的股份單，租摺都交了她，哼，東西過了她的手……」

「誰告訴你的？」大爺問聲。

「……我聽：」

老太太臉上陣陣涼起來，望見劉媽拿着東西走向前，她趕緊輕輕的離開金魚缸，走到院子中間低聲吩咐劉媽道，「先去西院看看菊花，再去二少奶奶那裏吧。」

「今天您老人家的精神真好，前幾天我說老太太總不去看那菊花，怪可惜了兒的，」劉媽笑說。

她扶着劉媽走進西院後進門，隱約的聽見四爺和四少奶說笑：

「你是說頂愛她那鑽石帽花嗎？你這樣會哄她，這東西早晚還不

是你的？」挾着微笑聲。

「聽說她已經許了給……」聲尖弱不清，「她還有一串碧綠翡翠的朝珠，你見過嗎？」

他們說到這裏，老太已將走近窗前，望了望劉媽，她高聲咳嗽一下，屋內人聲忽靜。

老太太臉上額色依舊沈默慈和，祇是走路比來時不同，劉媽扶着，覺得有些費勁，她帶笑說，

「這個院子常見不到太陽，地下滿是青苔？老太太留神慢點走吧。」

十二，十七，一九二五

太太

太太在床上醒轉來，想着昨晚的清一色和不成，正在生氣那攔和的張太太，她的女兒放午學來家見母親，第一句話就是要錢。太太睜眼罵道，

「大早起來就要錢，怪不得打牌總輸。怎麼今天坐起車來？」

「我的腳凍了走不動了，」大小姐呆呆的望住母親說。

蔡媽在旁向太太說：

「本來已經十一月，該穿棉鞋了，學堂的姑娘們早就穿上。太太，您也該同大小姐買鞋了，這樣皮鞋那是現在穿的。」

「什麼東西都說買，有錢也不是這樣花！上回我叫你買的鞋底

子，不是預備跟他們做棉鞋的嗎？」

「我不是提了您好幾遍買鞋面，那知您一出門就忘了，沒鞋面怎麼做鞋？」蔡媽冷笑的答。太太覺得不耐煩，拿起牀頭的錢口袋往女兒身上一擲，憤憤的說：

「費話少說，幾個銅子數去給拉車的，歇會兒他又耍麻煩了。」大小姐正在發楞，沒用手去接，不想這錢口袋重重的正擲到她長凍瘡的腳上，痛得哇的一聲低頭摸着腳哭泣起來。但是她母親盛怒之下，還未想到碰着她凍瘡的疼痛，她想她不過爲受了申斥撒嬌便了。她一邊下床，一邊生氣的說：

「蔡媽去給車錢吧。……這樣大姑娘還不懂替母親省省錢，纔罵了一半句便哭起來。還有一個月就十三歲，過一兩年就可以找婆家哪，還這樣嬌氣。」她回頭看看女兒哭得更凶，索性坐在床前大椅上

嗚嗚咽咽的把一件紫花布棉襖的袖子都擦濕了。

『哭吧，有本事哭一天！我這個做母親的不像你姑媽，會向女兒賠錯。』她悻悻的出了臥房走到廳堂上。

『誰出來進去總不關緊門，怕壓了尾巴嗎？』她坐在一張椅上覺得腰骨酸軟，眼有些昏乏。

蔡媽拿洗面手巾胰子等來，笑說：

『這是我方才端洗臉盆沒有手關門了。』

『老爺吃什麼點心走的？』太太在洗臉間。

『吃前天買的茶鷄子兒。』

『你怎的又拿那茶鷄子兒給他吃，他昨天不說那不是新鮮的，吃了它有點肚子痛嗎？他回來，又該埋怨我了。』

『他又不吃燒餅麻花的，不吃茶鷄子兒，那裡還有東西了？』

『不說你們不肯替我分分心，想想做些東西給他吃。那裡會沒有東西？燉碗鷄子兒也行呵！廚房裡連鷄子兒都沒有了嗎？……你們整天眼裏心裏就看見錢：人家買多點東西你們就鬧底子錢，打回牌就要分頭錢，來個客或送些東西就想賞錢。我真沒法對付你們。那天不七事八事的支零錢，……可是永遠不會想想法替主人省些錢的。』她一邊數落，蔡媽坦然的站在旁邊伺候她，覺得她主婦說的你們，並不是她一人，所以不覺到什麼不舒服。她反笑說道：

『太太，你想想那個人不爲的是沒錢，纔出來伺候人！』

張升進來擦桌子，蔡媽望着他說：

『張爺，方才你說那里打了兩遍電話來給太太？』

『對了，方才有電話來，』張升說。『黃太太方才打了兩回電話

來，請太太今天早些去，她們都在那里等呢。』

『她還不說請太太帶錢去撈本嗎？』蔡媽作出很看不起人的樣子笑着。

太太默默半晌，看見蔡媽的樣子，想到黃太太藐看她沒錢的『撈本』話，心下又氣又恨，末了悻悻的說：

『那一回我不帶錢去打牌？輸五十塊便叫人去撈本，真看不起人，……哼，告訴她，我五十塊還輸得起，今晚一定帶去給她就是啦……』

蔡媽收拾手巾臉盆走，一邊說：

『她還囑咐了幾次叫太太務必帶錢去。這次黃太太真瞧不起人，她還是您的親戚，難爲她好意思追得這樣緊！我看太太這回爭一口氣索性把上回的一齊還了她，省得聽她那樣飢荒話。連我聽着都有氣。』

太太一邊喝濃茶，一邊皺眉打算，好一會子纔叫過蔡媽吩咐道：

『把老爺的狐皮袍子和我的灰鼠脊皮袍子找出來拿去遠一點的當舖當九十塊錢，別叫人看見你。』

蔡媽答應去了。一會取了皮衣服來，她說：

『太太，您這衣服統統值多少錢呀，我瞧當不了九十塊吧？』

『這狐皮的，買也值七八十塊，灰鼠的舊了也許值五六十塊的。』

『這不行，當舖的規矩是凡值六七十的只可當二十來塊，這兩件至多祇不過當出四十來塊，便了不得了。……唔，還許不行呢！……上次那件耗子絨大褂比這個新，給人人看過都說值一百多塊，當起來，那知道就值三十塊。』

太太想了回子，又吩咐道：

「把老太爺給老爺那件火爪馬褂拿去吧！」

「那至多不過值二十塊，也不夠呀。我看還得加上一樣東西。」
她站起進屋內尋了一會，又拿了一樣東西說：

「蔡媽把這金錶也拿去吧。這個買時至少也用一百多塊呢。現在加上總夠了吧？」

蔡媽把東西包起，說：

「我看爽性統統當一百塊吧。」

太太見蔡媽要走不走，她低聲道：

「你不要給人知道……我看你的棉襖太薄，給你兩塊錢做一件吧。」

「謝謝您哪。張升就在套間，給他錢買鞋好嗎？給他兩塊錢

吧？」蔡媽又走近太太身前小聲說：「他常常在書房同老爺談話的。」

太太心下很不舒服，但她不願示弱下人，說：「談話會怎的？他要買鞋就給他兩塊錢就是了。」

蔡媽走後的半點鐘，老爺也回來了。他今早上勉強吃了一個茶鷄子，覺得肚子又有些不好過，心下煩悶得很。回家來見女兒紅腫着眼，撇着嘴坐在一邊發楞，太太站在廚房門口罵廚子賺錢，他覺得一股烏鬱晦氣充滿了家庭，也悶悶的坐在飯廳內等吃飯。

「爲什麼今天散班下得這樣晚？」太太走進飯廳照例的招呼一句。

「早就散班了。我們幾個人在那裡商議今天午後，一同去新任局長那裡道喜——今天是他的老太太七十整生日。」

『送了禮了嗎？』太太坐下有些心煩的問。

『我們是合份的，一人十五塊呢，也沒法不應酬！趁着沒開飯，你叫人把我的狐皮袍子火爪馬褂拿出來，吃過飯就得走。』

太太渾身不舒服，過了一晌，她勉強裝作鎮靜的樣子，答道：

『你……你的狐皮袍子合馬褂不是那天借了給姑少爺了嗎？』

『那天？趕緊打發人取回來吧。』

『他現在不會在家吧？』太太很不自然的說。

『方才我在街上遇到他，他沒穿我的衣服。趕緊打發人去取吧。』

他看住她答。

『……哦，我記錯了。沒借給姑少爺，大概是張六爺那天來穿走了吧。』

『張六爺去天津了。他也穿不了我的皮袍。你到底借給誰，快仔

細想想，叫蔡媽他們來問一問。眼看快兩點就得走的，你看我今天這件袍子那能去拜壽？我的身格又特別小，借也借不到合式的，況且我的朋友裡，誰也沒有多餘的體面衣服借給人呵。」

太太望了望老爺假畢幾呢面的羊皮袍，袖子已有些露出皮子，大襟髒了一大片，不知答什麼。她想哭也哭不出來，只說：

「你今天推說有病不去行嗎？那件袍子馬褂我真記不得借給誰了。」

「前幾天就有人通知我說，新局長要好好的換幾個人，叫我務必不要給他找着岔兒。我又沒有大來頭撐腰子的，那能不去？今天我怎樣也得去的，……你到底借給誰了？快打發人去取吧。」

太太默默的望着牆，眼內含着淚。老爺望着牆上掛鐘，還連着催問她。見她不答，他急得站起來走向她身前逼問：

『時候不早了，到底的借給誰，說出來好取去呵。今天我不去就把飯碗弄掉！』

她看丈夫急得眼發直，聲音抖擻的可憐樣子，末了的語尤觸動她的心，後悔方才自己不該太大意。她被丈夫逼得太緊，反而一句話講不出，直流眼淚。

她丈夫見她流淚不語，更加着急，說：

『我的衣服放在家裡的，誰拿去，你總該知道。我祇管向你要：……說話呀，這不是哭的時候。』

此時飯已端上來，他氣憤憤的坐近飯桌，催她：

『到底放在那裡？你也得替我想，我不去是不行的。這份差事沒了，咱們上那兒找飯吃？』

太太聽了這話，更加着急。她抽咽的向張升說：

『你趕緊到街上追蔡媽回來吧。』

『怎回事，給蔡媽拿去啦？』老爺急回頭望她。

『她去了已經有半點多鐘了，誰知她現在在那裡』張升答。

『到舖裏找她？』太太急答。

『她祇說您叫她上遠一點的當舖，誰知她去那一間？』張升答完，站在一旁。

老爺聽見當舖二字，忽然大悟皮袍的着落。

『哦，原來當了，怪不得你不出聲？你當這些錢做什麼？……』

他見她只哭泣不答，把飯碗放下，緊望着她問：『當在那間舖子，還不趕緊打發人去贖回來？』

太太只得收淚斷斷續續的吩咐：

『張升，你……快……去找蔡媽，叫她快……快回來！』

張升撅着嘴走出去。

此時老爺覺得衣服有了下落，拿起筷子吃飯。但那菜同飯都涼了，天氣又冷，他心火又盛，所以覺得十分難吃，吃了一口快要冷的菜湯，肚子又隱隱作痛。他想到今早上的凍茶鷄子兒便望着太太數落起來：

『三十多歲的女人還不知道顧顧家，整天在外頭打牌……』

大女兒已經出來等吃飯，她站在火爐旁邊，痴望着父母吵架。母親沒上飯桌，她也不敢去。

老爺愈吃愈覺得無味，把筷子一擡，向女兒道：

『大妹吃飯罷，別等你娘了……哼，這樣人還做母親哪！』

太太此時正要收淚，忽聽見老爺末了一句話，不覺大怒，她跳起來說：

『我怎樣不配做母親……我倒要你說說。你說別的我不管，你當着我的女兒，這樣糟踏我，我不答應！』她說着走近他身前瞪直了眼。

老爺正拿住碗喝茶，看她猖狂情狀，氣得手抖。只聽乒乓一聲一碗熱茶正洒在太太手上，燙得她呀喲一聲，喊着哭起來：

『要燙死人啦……要燙死……』她索性往老爺身上碰。

老爺趕緊跑出飯廳，使勁將屋門一摔，算是報復，連忙戴上帽子上朋友家去了。

太太索性坐在地上哭起來。屋內祇有她女兒，她也不懂怎回事，也不知道撻她娘起來，也不知道勸解。她站着爐邊，不想火旺起來烤得凍瘡漸漸好似針截一樣，陣陣痛癢。肚子又餓，頭就昏暈，十分難過，末了也嗚嗚的哭起來。

鄰居老太太聽見哭聲，趕緊過來勸解。太太照例數落了一頓老爺沒良心。老太太也幫助着好歹的埋怨幾句。到了三點鐘，太太已經洗過臉吃過炒飯。老太太大功告成的走回家，蔡媽也回來了。

『太太睡着了嗎？』蔡媽見太太正掩衾假寐。『哦——今天好容易同舖裡人說了又說纔當出一百塊，他們起先拼命說東西祇值八十塊呢。』

她把當票同錢交給太太，並說：

『這是九十五塊零兩吊。太太給老張兩塊，我兩塊，我又化了些車錢，在那裏等了半天餓得肚子痛，又要了些東西吃。』

太太懶懶的把錢接過來說：

『怎麼這樣晚纔回來？方才急死人哪！想找你也找不着。』

『廚子把方才的事告訴我啦，那家子倆口兒一個月不吵幾回嘴？』

太太也犯得着那樣難過？『蔡媽輕輕一解說，太太也覺得方才大哭是過分了。』

一會兒廚子來報說黃太太來電話催請，牌手都坐齊了等。

太太從床上起來攏了攏頭髮，換了身上衣服，雇了部洋車就要走。

『我不去，好像要賴她們的帳。』她走近門口停步又說，『回頭老爺回來，別提我去那裏呵。』

『太太，』她方出大門口蔡媽叫住說，『您還不如放下錢等我去同少爺買操衣布吧。省得他回來又哭了。他今早哭吵着不肯上學堂去，說先生前天已經告訴他，再不穿操衣，不止罰站，還不許上學呢。我們好容易哄他去，說今天包管給他做好。還有小姐的棉鞋面子也要快些買了。』

『討厭，早不要錢，晚不要錢，偏偏我出去打牌纔要！今天先別買吧。』

太太灰着臉，吐一口吐沫，坐上洋車去了。

一九二五年末一天

說有這麼一回事

我在一月十一日的晨報副刊上寫了篇小說「她爲什麼發瘋了」，那篇寫的真太草率了。這都只怨志摩。

他在早晨十點鐘給我信，要我當天下午五點鐘交卷。這種不近人情的事，只有他作得出來。我的原定計畫，故事還長的多，本來一天就寫不完，可巧又來了兩次的客，第一次客去，我決計縮短三分之一，第二次客去，我又被桌子上的鐘迫我縮短了三分之一，結果寫成那篇可憐的東西。發表後大家都說是瘋的大匆促了。叔華也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叔華一定能寫的比我好，所以就請叔華重寫了。果然，寫

出的又細麗，又親切。人家都說「太太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上一句話，我願意牠錯了，牠偏不錯；下一句話，我願意牠對了，牠偏不對。這還有什麼話說？

楊振聲附字。

下午放學後，夕陽慇懃的給 C 校東樓的玻璃窗戶掛上一層金橙色紗幕。騎樓上有三四個穿淺藍淡紫花格或花條布的女學生來往談。雲羅在臥房裏收拾東西，忽聽院子裡有人高聲喊，

『Juliet, Juliet, Romeo 來找你呢！』接着一陣嘻哈聲。

近來因為學校十週紀念，要演『Romeo and Juliet』雲羅被挑做

Juliet 朱麗葉。做 Romeo 羅米歐的是影曼——一個比她高一班的學生，

平日很愛說笑話，且很活潑的二十來歲高個子的北方人。雲羅往常遇見她從不敢全她說話，這兩天因為練習戲，被她當着許多同學取笑，

弄得她非常局促，覺得有些厭恨她；但是不知爲什麼，每逢聽她高聲喊朱麗葉的時候，她心裡就有些跳，却不是生氣的暴跳。

『討厭，』雲羅喃喃自語，裝聽不見喊聲，『又要演戲了！』

騎樓上三四個女學生忽然又笑起來，影曼放高嗓子喊——

『朱麗葉，快來呀，你不怕羅米歐急出毛病來嗎？』

雲羅有些不耐煩，也不能再裝聽不見了。把洗好的手帕一甩，伸

頭出宿舍門外答，

『又要練習那倒霉戲嗎？這就去，明天考的書還沒翻篇……』

雲羅被催不過，撅着嘴下樓去了。

她們最後一次練習完戲的晚上，影曼送雲羅回到宿舍，坐在燈光下看着雲羅拆散頭髮，編了條鬆鬆的辮子，換了一件粉色的，胸口袖口滿繡着洋線空花的外國睡衣。大概因爲演戲的疲乏，她雙頰的嬌紅

直連上眼皮，那對俏眼這時要睜也睜不大，另顯出柔媚可憐的樣子。

『呵喲，累死我了！』雲羅一手搥着腰背，一歪身倒在自己的床上。

『朱麗葉，我替你搥搥？』影曼含笑說着到雲羅身旁，望着她敞開前胸露出粉玉似的胸口，順着那大領窩望去，隱約看見那酥軟微凸的乳房的曲線。那弓形的小嘴更可愛，此時正微微張開，嘴角添了兩個小彎彎，腮邊多了淺淺的凹下的兩點，比方才演戲欲吻羅米歐的樣子更加媚媚逗人。帳子裡時時透出一種不知是粉香，髮香或肉香的甜支支醉人的味氣。

影曼忽然一歪身也倒在床上，伸手勾着雲羅的頸子說，
「我身子都發軟了，什麼東西這樣香？給我聞一聞！」
『又來逗人啦，討厭！』雲羅笑着輕輕推她。

『你可不要討厭我，你討厭我，我可要死啦！』影曼索性摟緊她說。

同舍的美鈴推門進來看兩人這樣就笑嚷，

『羅米歐別死，我作主把我們的朱麗葉給你吧，朱大姐，你答應嗎？』

朱大姐躺在被窩裏看書，也笑道，

『不答應得行呀？美鈴，快睡你的吧，在旁邊做蘿蔔乾，那纔叫人討厭呢！』

影曼趁人笑的當兒，把臉伏在雲羅胸口，嗅個不迭。

不知雲羅是因爲真沒力氣抵抗，還是喜歡胸口有樣暖絳絳的東西蓋着，她此時也不嚷了，祇低聲笑說，

『壓斷氣了！』

去。
一會兒舍監周太太進屋查舍，影曼纔懶懶的站起來走回後院宿舍。

*

*

*

*

第二天晚上演完戲正下大雨，雲羅拉着影曼在她屋裏避避雨再走。她倆拿把小雨傘彼此攙着腰跳進屋內。美鈴笑迎道，

『好嗎！朱麗葉全羅米歐一對兒來了，我剛剛沏了茶，你們倆口子喝吧。』她說完望着雲羅的臉一會兒，忽的倒在床上呵呵笑起來。

『小皮猴怎的這樣好笑？』影曼也笑了。

『方才你在後台就笑個不了，別是我們做錯了吧？』雲羅問。

『真逗樂兒，今天晚上——』美鈴又笑住了。

『你明天得改外號叫笑猴兒了！怎麼總笑不夠？』影曼給她笑痴

了說。

『唉呀，可笑死人了！』美鈴坐起來搓眼，『告訴你們也要笑得肚子痛。你倆今天真賣力氣，做到接吻那幕，我正躲在簾子裏，望見第一排坐着兩個男學生樣子的人——有人說那是楊玉清的兩個堂哥哥——他們倆只管張着老大嘴看——好像等什麼好吃的東西，湊巧前排有個小孩子毛着腰檢起他爹爹的手杖，這手杖的彎彎頭兒正勾住他一個的嘴，那個看見替他趕緊抽出來，可是，仍然張着大嘴笑的那神兒，也夠逗樂兒的了。你們沒看見嗎？』

他們倆也笑了。朱大姐從床上拋書說：

『什麼事都不能經過小鈴的嘴，我不信那人連手杖放到嘴邊都不覺得？』

『你不信只管問別人去，不止我一個人看見。』美鈴笑着跑出去。

影曼望着雲羅笑，雲羅腮上霞紅更加上層顏色。她們坐在床上說笑。

一會兒美鈴跳進來嚷，

『雨真大，方才差點跌我一交。羅米歐，給你道喜，你今晚不用走了。方才吳媽告訴樓下人說周太太今晚有點不舒服，不能出來查舍了。』

『咱們關門睡吧！』朱大姐說着用眼望着美鈴，美鈴知意便關門去。

一會電燈滅了。曼影起身說，

『我該走了吧？』

『別——』雲羅一手拉她坐下『這樣大雨，你……』

『這床多小，那擠得下我呢？』

「羅米歐，別不知抬舉吧！朱麗葉留你住下，你還要推？」美鈴露頭在被窩外說。

「怕擠她不舒服，誰推來？」影曼說着脫了外衣全裙子與雲羅並肩躺下。

房內滿佈潮濕又帶土青的空氣，院子仍舊滴達滴達的雨響。美鈴忽然又笑破這黑暗的死寂，

「朱大姐，你記得「願天下有情人」底下的字是什麼？」

「都成眷屬」不是嗎？」朱大姐答。「快睡，別耍貧嘴吧。」

影曼把臉貼近雲羅，低聲笑道，

「你是我的眷屬，聽見沒有？」

「又說便宜話，我不同你睡了。」雲羅推她一下，就勢把頭貼伏在她的胸前。

雲羅半夜醒來，躺在暖和和的被窩裡，頭枕着一隻溫軟的胳膊，腰間有一隻手搭住，忽覺到一種以前沒有過且說不出來的舒服。往常半夜醒來所感到的空虛，恐怖與落寞的味兒都似乎被這暖融融的氣息化散了。她替影曼重新掖嚴了被筒，怕她肩膀上露風。

影曼忽然也醒了，雨已止住，月光微微射進帳子內，睜眼見雲羅正面對面的痴看她，見她醒了，有些不好意思，把手蓋上眼，臉却往她肩上躲，小聲問。

『你怎樣也醒了？』

影曼想把雲羅的臉扳起來看，雲羅只伏在她肩上嗤嗤價笑，笑得她肩膀發癢。她的唇正碰在雲羅額上，不覺連連吻她。

雲羅低聲問，『睡得好嗎？』

『太好了！』影曼的手摸着雲羅滑膩膩的腮頰說，『假若我不是

一個女子呢？……」

「又說便宜話，睡吧！」雲羅輕輕擰了她一下，把腮貼在她的臉上，兩個人偎着睡了。

*

*

*

*

「以後他倆差不多每晚都去校園散步談心，同學的遠遠望見，都含笑讓道。

那是過了半月的一晚吧？月兒悄悄的撒下一地銀霰後，影曼同雲羅並着肩攙着腰的走入校園。她們起先都微微笑着訴說兩日相思的情況。後來兩人坐在亭子欄杆上，並頭望月發起痴來。影曼忽地笑說，「月兒是多麼有情呀！今晚我覺得她也特別清亮的照我們，她的圓圓臉上好像微笑了。你看她笑得多好看！」

雲羅蹙着眉看着影曼說，

『你總是樂天派的，怎麼我看不到她笑呢？她那冷冰冰的雪白臉上，如果有笑，也祇是冷笑吧了！我看見她——我的心事都來了。從前我望見她就掉淚傷心，想死去的爹爹和姐姐，想活着的母親全哥哥。』她說着眼邊就滲出迎月發光的東西，影曼伸手代她拭擦。

『你真是生的門迭兒，春風明月都受不了！』她說着微笑着連吻雲羅的腮，一隻手替她整理風吹亂的碎髮。雲羅的淚愈拭愈不乾，末了牠索性伏在影曼的肩上嗚咽起來。這倒把影曼嚇痴了。

『怎的了，我愛？』影曼抱緊雲羅，把自己的臉偎近她的低聲問。她愈發抽咽，影曼又催了幾次，她纔說，

『我活着真沒意思！』

影曼痴望住她也不知說什麼好，同她拭淚說，

『爲什麼你總說活着沒意思？你有什麼心事，告訴我，我真怕你

難過。』

雲羅嘆了口氣，面上更顯得蒼白可憐，她也痴望着影曼一會，忽然緊緊的捏住她的手，低下頭恨恨的說，

『你爲什麼不是個男子呢！』

『我非是個男子纔能聽你的心事嗎？』影曼微笑着。

『不，誰這樣說？我的意思是說給你聽也沒有用處？』她頭更低下了。

『你不應該把你的憂愁瞞住我，我們現在不是一個人一樣了嗎？你的憂愁也是我的憂愁，你的心事怎不能告訴我呢？』

『我不忍叫你替我難過，所以不告訴你，』她默默望着月兒一會說。『昨天我的哥哥又來信了，他說他們的科長屢次來求他向我說親，哥哥說這個人很不錯，他非常敬重母親，……他說真不好意思再推

辭。』她又低下頭，『你想我一面沒見過他，而且我昨天聽玉英談起這人，太太死了不到兩月，就滿處說親。聽玉英的口氣，好像他還說過她。哼，玉英還沒答應他，我就……』她說着有些生氣，『但是哥哥來了七八封信總說他特別看重他，都是爲我，叫我看他面上，不要多疑惑，早拿主意。』

影曼起先瞪了眼聽，後來眼裏好像有些發潮，她就看着地，她見她住了口，她的淚就流下來了，急問！

『你的意思是怎樣答他？』

『我還沒有回信。而且，我祇願我們倆能夠在一塊過一輩子，他……祇是終怕母親同哥哥不……』

雲羅望了影曼一下，又要哭起來，影曼一句話也說不出，祇顧陪她淌淚。

『你不要難過。你不要難過，我的心都碎成一塊塊了。……』影曼拿手帕擦淚。『世上事就在人爲，我們怎不能永遠在一塊呢？你看小學堂的教習陳婉真同 Miss Chu 不是住在一塊兒五六年了嗎？我們倆難道不可以學她們嗎？你別死心眼往一處想，我想我愛你的程度比任什麼男子都要深，都要長久，你一定明白吧？你當嫁給我不行嗎？』

雲羅臉上的黯淡灰色似乎減了些，但她聽到末了的問題，微皺着眉現出心下不能認對，面上不敢認否的神氣。影曼見她不容，把手搭過她的肩上，臉對着她的臉催道！

『你當作嫁給我不行嗎？回信叫你哥哥推了那人吧！』雲羅的眼皮漸漸垂下似乎小姑娘見生人的嬌樣，影曼看她亦裝看不見，她的嘴半開不合的好像空氣中有了異味露出不能呼吸的可憐樣兒，雲羅一把

抱緊她說，

『My God, how can I live without you! I love you. Say you love me, my love.』

她們倆抬頭望月時，月兒好像穿上銀閃閃的舞衣，站在天中向她們微笑道喜。五月初旬吹面不冷的夜風陣陣送過這西墻下德國白茶薇的芬馥來，好像開一瓶甘酒，倒在幸福杯內等候她們。

『你是月兒，我是旁邊那顆星……』影曼仰面笑，攬着雲羅的手走下亭子。

『你常跟着我，我常陪着你，……』雲羅說着低下頭走。

她們的感情好像同校園的桃李茶薇等樹的葉子比長，全學校的人說起她倆來都不用她門的本名，好像羅米歐與朱麗葉兩名子本來是她的，連送點心到飯廳賣的吳大媽——一天祇來坐一點鐘，也知道她們

的新外號。

暑假到了，影曼伴雲羅到天津，雲羅上火車赴金陵，影曼纔搭車回鄉。分別時雲羅拉住影曼的手流淚，一句話也講不出。

影曼回到家裏的第一天便坐在房內寫了封信急找人寄去。她家裏的父母親以及兄嫂都笑話她有了知心，所以不像以前淘氣愛玩了。

影曼寄了信之後，等了一星期沒回信，便連着寫了兩封快信，一天她正在翻弄雲羅同她合拍的像片，信來了，裏頭的話很動她心。

『……你怎樣能疑惑到我忘了你呢？我祇怕你將來倒頂容易忘掉我呢！我自己知道我沒有一樣可以永遠使人愛慕的，第一我的知識比你差得遠了，我又不好用功，又愛玩，那天趕得上你呀？我在家更不能用工了。自從我回家後，天天有客來找母親又要見見我，討厭極

了。每次他們要來，母親就千囑咐萬囑咐我換衣服勻過粉，昨天我覺出不是好事來，不聽她的命令，她吃夜飯時總淚汪汪的說，現在女兒大了心也大了，老娘說的話都是腐敗要不得的。我祇好忍淚陪笑聽她嘮叨。咳，自從爹爹死後，她爲哥哥同我受的苦惱真不少了。

你別怪我信遲，我這是回家後第一次與人寫信。我昨夜望了月兒後面的星發痴了好久好久。你在家中多樂，不會有工夫望着月兒吧？我的星，光明爛熳的星；你瞧見我的淚光嗎？」

影曼看到這裏，把信紙放在脣上，含淚連連吻它。晚上人睡後，她又點上洋燭重讀幾次，直到眼看墨字成灰色，方才捏着信朦朧睡着了。

她常常晚上會夢見雲羅穿着好看的衣服，一道道的淚痕掛在那粉雪妍麗的臉上。她痴痴的向她走來，忽覺得她像死人，她就哭醒了。

這常叫家裏人說着當笑話。

那封信以後有兩星期也沒來信，影曼急得行坐不安，天天吵着要回學校去。後來江浙戰爭，津浦車不開了，上海的信有時要廿多天方能到天津，她急也沒法。先是晚上祇是做可怕的夢哭醒了，後來連可怕的夢也沒有了。她至於想從夢中望一望雲羅的想頭也不能實現，她祇好乾急。有時從夢中好像聽人說雲羅病重不能寫信，叫她去看她，她急着要去看，父母不放手，心急喊醒了隔屋的母親起來看她，她又只好閉着眼裝睡。

一星期一星期的等，雲羅的消息一些也聽不到。戰爭還未結束，暑假也快完了。她在開學前一星期便辭別爹娘回北京學校去，舍監處還沒接雲羅報到日期，這使她更失望。

她寄快信不知有幾多封了，只差得沒打電報——因為打電報得求

人打，她從來沒打過電報的，並且聽人說北京與南京電報常不通，在軍事行動期內。她急得天天躺在床內瞪着帳子頂發楞。

這一天近黃昏的時候，她獨自去校園散步，看着亭畔的江南菊已開了幾球花，江南兩字最惹動她的心事，不覺含着淚走出園子。想回臥室取出幾日積起用過的手帕洗去，又想起往日的手帕都是雲羅悄悄拿去洗，走過操場望見別的同學都一對對的拉着手兒肩並肩，散步閒談，她們好像故意裝出更比往日親熱的樣子來。一會兒一兩對兒回頭望見她，帶笑喚她一聲「羅米歐怎不來走走？」之後，便很驕傲的向她笑，這更使她心下難過。

淡金的餘暉射在宿舍玻璃窗上，屋內時時透出歡呼笑語聲——她近來不知怎麼的就恨人家大笑，她覺得她們笑起來真蠢相，笑起來看她尤其使她厭惡。她在廊子上緩緩的走着，心下只詛咒那笑的人，笑

起來蠢死人，笑起來氣死人，哼，笑……死……

她忽然聽有人講『雲羅』名子，就停了步，第三號房的一個同學說。

『你們說雲羅嗎？她現在是我的姐姐的妯娌了。』

『她出閣了嗎？』

『我姐姐來信說的。她說，她們的新弟婦姓謝的長得很漂亮，同我同過學兩年了，這還不是雲羅是誰？』影曼聽完這一段話，耳朵裏忽的轟一聲，以後彷彿聽見，『漂亮，新官人得意……新娘子笑』一些字眼，但是總弄不清她們句子的的大意是什麼，她的眼前只發黑，一會一個雲羅哭喪着臉浮出來，一會兒又見她穿戴新娘子的樣子，頭上紅粉紗，身上是閃亮的衣飾，笑微微的站着……

她撲撞一聲便跌倒在地上。房內說話的人出來一看，唇都嚇青

了，祇會抖着聲音喊。

『呀喲！她怎麼了？她怎麼了？』

一會兒她便被同學抬到一張床上躺着，睜着眼看見來了許多人，人人都像要說許多話，她聽不清楚，也不耐煩聽，只好閉上眼，一會約摸似乎雲羅哭……又似乎在笑！又似乎在哭……

她不耐煩看了。『咳！』出了一口氣，跼在旁邊的人都說。

『好了，好了，她醒過來了！』

等

『阿秋，怎麼早起來做什麼？夜裏你做完了坎肩恐怕也有兩點多了，那裏睡得夠？回頭又要頭痛了。』三奶奶伸出一隻瘦削的手，攀着帳子，望着她的愛女緩緩的說，接著咳嗽一陣，吐了口痰。

『我睡不着了……怎麼，媽媽今兒又有些咳嗽了，別是昨晚着了涼了吧？』阿秋正在屋裏挽起袖子洗臉，很關切的說。『回頭我上市給您再買兩個雅兒梨燉着吃，好吧？』

三奶奶擁着被窩坐在床上，阿秋趕緊走過來掛起帳子，把一枝烟袋放在床前小棹上。

『別買鴨兒梨了，這是老毛病，那裏就吃得好的？況且……』

她忽然又咳嗽起來，吐了痰方止住，『況且，現在鮮貨多貴，一片雅兒梨就夠買兩斤多麵。去年我那場病已經花了不少錢，眼瞧還有兩個月便是你的好日子，現在連一件新衣料還沒買。你爹爹一個大沒有剩餘，從前我接些零活兒做，還可以添補家用，這兩年我的眼差了，吃的穿的還不是全靠你一雙手……』她說着聲音啞下去，摸出枕頭底下的一條手帕擦眼。

『媽媽，怎的好好又難過起來？您昨兒同二嬸子談的多快活！您穿好衣服抽兩袋煙吧。』阿秋陪着笑走過去劃著了洋火，點着紙捲，遞到她媽手裏，低聲問，

『媽媽，你猜他今天會不會來？』

『誰？』三奶奶今早上似乎思路異常遲鈍的問道。

『他？』阿秋說着微笑的走回臉盆前面，低了頭挽上袖子去洗臂

膊。三奶奶望着愛女的初浴後帶着羞暈的雙頰，迎著晨曦，顯得格外細嫩滑膩，最是那不深不淺的笑渦，半睜不睜的嬌眼，覺得比自己十七八歲時候鏡裏的容顏更加俊俏。她呆呆的望著她的女兒，忽覺一種似粉臉奶的香味充滿了鼻孔，頓使她渾身舒暢。阿秋洗完了手臂，正在開一瓶像粉的東西。

『我想他來，前天他不說今天大概要來嗎？這瓶粉又是他送你的吧？味氣真好。』三奶奶拿起烟袋紙撚，面上平和多了。

『他送的，我自己那裏捨得賣好粉？』阿秋說着露出少女嬌矜的笑容。『外頭打門是送信的吧？一定有他的。』她走去一會兒，手中拿着信跑進來，一邊笑說，

『媽媽，今天下課就來。明天還要我們同他出去好好的樂一天呢。』

『我，明天別是他的生日吧？』三奶奶問。

『不是，也是，他說明天是他的第二個生日。』

『怎叫做第二個生日？』

『媽媽，』阿秋撒嬌的順勢爬在她媽身上細聲道，『我不信你不
懂？』

『我頭髮都快白了，那曉得這些新鮮話？』

『難道媽媽也不記得去年我們倆什麼時候認識的？』

『這樣說我倒明白了。』秋兒，我們還不如今天先請他吃頓好飯
吧。遞那件棉襖給我，等我弄兩樣他愛吃的菜等他來。』三奶奶說着
立刻精神上來，也不咳嗽了。

她穿鞋的時候還在自言自語，

『這孩子真個兒得人疼，什麼人情物理都懂得，說話總陪着

笑。』她腦子裏立刻顯出一個身段瀟灑，滿面笑容的可愛少年，傍邊站着自己的女兒，穿得光豔俊俏。心裏貪戀着這快樂的影子，手裏縛鞋帶子倒非常慢起來，一會兒忽嘆道，

『要是你爹爹見到他，該怎樣樂呢！』

『見到誰呀，媽媽？』阿秋坐在窗戶口的棹子梳頭，似乎不懂她媽所指的他，臉上得意的神情却掩不住；薄薄的小紅嘴唇的角兒已微微翹起，俏眼下邊已起了一道彎彎的可愛痕子，襯上新擦的胭脂更現媚媚。

三奶奶那會不明白女兒的心事？因為她現在心裏高興，不期然的想同她開開玩笑，說，

『我也真不信你不懂！』這聲音嫩了十年似的，從丈夫死後這是她第一次說玩笑話。

她踱到女兒身邊，雙眼裏滿浮着慈和的光，奪過一枝骨頭簪子來，說，

『我替你分，你瞧你分的頭髮多亂呵！這樣好的頭髮，總不捨得擦油。只是你不打扮，你要打扮起來，哼，不是自己誇嘴，王太太的三位小姐都沒有這樣標致。』她的手很愛惜的拴着阿秋的髮輕輕的梳，一次一次的眼却望着小鏡裏阿秋的臉。

『媽媽，我自己通吧。我的頭髮太亂，像您這樣細心通，什麼時候纔完得了？』阿秋覺得她媽的樣子有點好笑，心裏也急了。

『你放心讓我梳吧，現在離他來還早呢。』她的手緊握着那千萬縷光滑細軟的頭髮，臉上現出好似嬰兒不放乳瓶的神色。

兩母女收拾這樣，買那樣的忙了一早上，吃過午飯，三奶奶便躲在狹小的廚房裏剝肉，切菜，和麵，她今天又不許阿秋在廚房幫忙。

『去吧，你收拾屋子去，別在這裏把身子都薰上油腥昧兒，怪難聞的，』她向她女兒說。

『媽媽忙不過來，累壞了可怎好？』阿秋站在廚房不肯走。

『怎會忙不過來？你去吧！』一把推她女兒，『再做四樣菜都忙得過來。你爹爹活着我還常下廚房弄菜請客，他沒了後一年，我們家裏使用不起廚子，我自己作飯。說起來正好已經二十一年了。你爹爹死時，你才三歲，……唉！我想到你的爹爹，心裏難過，哭的時候，你姥姥總是勸我，說「你不要那麼傷心，女兒也和兒子一樣的，好女婿還比兒子好呢。」現在想想她老人家的話，倒真說着了。前天他還同你二嬸子說讓你們早些辦完事，他就可以同我們住在一起。他在大學堂畢了業就做事，現在已有人聘定了他，每個月可以得一百多塊錢的薪水。那時大家住一塊兒，咳，這是做夢也做不到的喜事！自然那

時；也用不到自己忙了。」

「那時自然有兩個人伺候你老人家了！」阿秋恃寵生嬌，學着她媽媽的聲調說。

「快去洗洗臉，擦過粉，你看你臉上油烘烘的！」

「油烘烘的怕什麼？」阿秋倚在廚房門口說。

「別叫人家瞧着像個毛丫頭便罷了。這樣子他現在不會挑剔你的，將來慣了，見了婆婆大姑子也這樣，還不叫人家笑話。」

「他的母親同姐姐都不是愛挑眼的人。他說，她們住在鄉下快三十年了，從來沒有同誰拌過嘴，鬧過氣。」阿秋就勢閃進廚房內。

「盼望這是真的吧！」三奶奶放下白菜，切肉塊。「我天天拜神念佛都祝禱這件事。秋兒，你也看出來我從來就沒有像前天你下定時那樣開心說笑。隔壁的張大嫂纔會損人呢；她說我不但面上發紅光像

要添福，還說我像嫩了好幾年呢。』她提起菜刀削薑。阿秋走過去想拿過來削，她死也不放手緊拴着。阿秋又說，

『媽媽，我怕累壞了你！』

『叫你出去就出去，好不好？』人逢喜事精神爽』，那裏會累出病了呢？去吧！別多說了。』

三奶奶忙得頭筋都露了，她還不肯說累。阿秋趕緊收拾屋子，預備出他愛吃愛用的東西。

到了兩點半鐘，三奶奶已把菜肴打點好，只等他下學時，趁熱便吃了。又走到堂屋看阿秋擺棹位。

『多擺一張椅子，請請四叔叔，看他來不來。若沒有四叔叔，那選得上這樣好女婿？』

三奶奶後來攏攏頭，洗洗臉，已經是三點半了。阿秋從堂屋走進

臥房，從臥房走到堂屋，一回兒曬天氣熱，便脫了新做得的坎肩，忽然有陣小風吹動小院子種的一顆垂柳，枝條經擺晃着，她看了便說冷，又把坎肩穿上。她的心這時是煩燥死了。

到了五點她們倆都急起來。阿秋滿心委曲，淚漬了眼眶，祇抱着頭嚷痛。

『還是我到大學堂去打聽吧，』三奶奶等的疑心起來。『他說了來一定來，別是他碰了什麼事來不了吧？方才張大娘告訴我，今兒學生們又上執政府請願，想必他也混在那大羣人衆裏面。』

母女商議了好一會子，三奶奶決意到學校查問去。方走到大街上，便聽見街上人說衛隊開鎗打死了許多學生。她心裏猛吃一驚，趕快跑到學堂打聽，門房說他們學校裏死了三個人，有一個是他。

她耳朵聽着覺得有些費力，口中只咕噥着，『我……我的秋兒……』

……『說着眼都直了。』

趕到慈善機關的人把她送回家的時候，阿秋已經等的發急，哭過幾次了。看到她媽這個樣子，她倒又急的哭不出來，跑過去抱着她媽急問道，『媽媽，媽媽，你怎麼的了？他呢？』說着瞪着兩個大眼冒火似的望着她母親。這時慈善機關的人早溜了出去。阿秋等了半晌，她媽才睜開眼望着阿秋，嘴裏細弱斷續的聲音，『我……我的秋兒……』

……『底下再也接不上了。』

春天

這幾天霄音總是現出不舒服的樣子，她的丈夫靜一看她似乎要發舊病，勸她叫醫生瞧瞧，但是她說這不是犯病，這實在因為天時：！

『春天真沒意思，』她對靜一說了不止一回，老是很疲乏的樣兒，手搓着眼或是把頭枕在椅子背上。『那些詩人騷客替春天瞎吹的話都信不得。哼，與其說春天是黃金時節，還不如改作黃土時節恰當呢。譬如這些日子，刮得人直像埋在黃土裏一樣。你看這天多難看，』她蹙着她的淡淡的彎眉，眼望着窗外的天，『這幾天一連陰翳翳的沒出太陽，老天爺老是灰喪着臉，好像渦堵着氣悶似的。唉，不曉得怎回事，這樣天色，使得你在屋裏不是，出去又不是，渾身不對勁兒。』

不錯，這是她的意思，幾天來屋子裏新撤了火爐，總是陰冷冷的難過，簡直可以穿得厚棉襖，可是，你如果穿上厚棉襖，對着窗戶外頭的花枝，夠多麼笨相。還有，你要伸出手來寫字或做活，不到半點鐘就得攏手到袖筒子裏。不用說攏着手縮着頸子這樣多麼寒愴，這做活的興味也提不起來不是？

院子倒是比屋裏豁亮些，作事也許好些；可是，如果你坐久了你就會覺到時時有一股暖煦煦的潮濕氣從地底下衝上來，這股氣挾着土腥和樹根與枯朽葉子的霉味，竄進鼻子裏叫你鼻孔發癢，心裏發潮，多嗅了還會作惡心。什麼好的香味也給這股氣息薰壞了，叫你沒心去看花。春天真是沒意思。

爲了種種原由，霄音這兩天索性無事就不下床了。脚上蓋着毛氈，頸上圍着細毛巾，髮也不梳，只編了一條辮子，散碎頭髮隨便垂

在額前，這好像五六年前她在學校時的裝束。

今天早上靜一照常的帶着祖父哄孫子的慈笑，在霽音背上拍了幾下說，『又得難爲你看家了，乖乖，』接了個吻就出門上公所去了。

她獨自擁着被窩挨着床欄杆坐着，手裏拿着一張當天的報紙也不看，眼却望着窗戶外的天。一會兒窗格紙上的花樹影子忽深忽淺，隱約可見的樣子，橫楣上的紙被鳥啄破的小窟窿漏出一點點的金黃光。窗外的蜂蠅時時叩紙窻作響，又嚶嚶的繞着花樹飛。

太陽出來了！她覺得身上有些暖和起來，蓋着的氈子已經嫌厚了。她下了床，披上一件坎肩，想到窗口受些清晨的空氣。

她開了窗戶站在窗前慢慢扣坎肩的紐絆。暖風薰着花的馥郁與草的青味遲遲的漾送到她面畔。呵，這是如何甜蜜的滋味，直好似一個夜闌酒後的少年，臉上忽被美人的雪白柔軟的鵝毛扇子輕輕緩緩的揮

拂着一樣舒服吧？

朝陽已在對面頂上洒上些金箔。鄰家的四五隻白鴿在陽光下跳躍覓食弄影，那鴿子的白羽毛上也鍍上一層薄薄金色，真是好看，可愛，沒有字眼可以形容出來。『這絕不是死白色，是活白色嗎？』她想到這裏，自己覺得這名子有些可笑。

心裏一陣迷糊糊的，目前景物的顏色更加鮮明，她是看醉了。她坐倒一張椅上拿起棹上一管筆在一張包東西的紙上隨意寫。她也不知道寫什麼，紙上大半是白鴿等字吧？

一會兒白鴿子都往鄰家飛下去，不再回來了。

她依舊望着窗外，灰褐色的天幕已經抹上一層粉藍，一層蜜黃了。院子裏一株海棠，好像一個遊春的妙年女子穿着葱翠色衣裳，頭上滿簪着細花朵的神氣。許多粉蝶黃蜂都繞着樹飛，她連頭都不動一

動，這樣更顯出她的嬌矜風度。

不知爲什麼，霄音今天覺海棠這種樣子有些笨相。她抬起頭看，這時的天好像是一張粉藍色的光滑素緞子，上頭偶然飛上幾團雪白的柳絮，輕輕的緩緩的架着春風在緞子上打轉兒。兩三隻黑鳥打斜的飛過，這倩妙的鳥影，那隻化工的手描上的！

從遠遠的吹來提琴試絃合鋼琴同奏的音，簷上的麻雀，「吱！吱！」叫着，踏着橫楣的木板似乎要作拍的樣子。窗戶檯上躺着的白貓，背向着日光，把身子團成一圓堆，呼！呼！呼！遲遲的打盹。

她想起昨天來的那位胖太太鼻子裏也常呼，呼，的作響，忽然覺得可笑。十來天看不見的笑靨，此時輕輕一現。

合奏的琴聲歌漸漸的清楚，順著風裊裊的吹來。這是一隻長曲

子；起首鋼琴奏着低遲纏綿的音調，提琴隱隱的低低的和着，歌詞的字有時清楚，有時模糊的緩唱着；這好似有萬千言語無從說起的情調，但縷縷的情緒，確是繞着這吞吐的字句。過一會兒漸轉漸高，愈高愈急促，歌聲隨之漸高，這音聲裏滿着火山爆烈的高熱與急雨決堤的奔放；但是，這聲音辨得出祇是一個人單獨的狂呼，爲了失了最大的愛戀不能制止的哀呼。這種又高又急的一段約摸有三四分鐘，聲音聽得渾身發熱，心裏說不出一陣一陣發酸，微微的不自然的跳動。她的眼望着窗外，窗外的東西好像罩在灰色的霧裏。她把身子緊靠着棹子，想藉着棹子的力量鎮定她的心。她希望這熱烈的悲哀與祈求有了結束，有了安慰，她希望聽到緩和與收束的音奏。她想末了一定當有調諧與滿人意的尾聲，她按着了心等，使它不會不自然跳動。一會兒果然音聲漸低下去，歌聲忽斷，好似等待援救的情調，祇有兩三聲低

沈的琴聲收住這中段曲子。一二分鐘後，歌聲隨琴音忽起，祇有短而促的一句，並且是冷酷而不調諧的，似乎答覆的音聲。以後歌聲已寂，祇有若斷若續的琴聲，好像九秋寒蛩在深夜裏的淒咽，又似乎嚴冬的枯樹戀着枝頭幾塊敗葉，載着晚霜，迎着凍風。作出那若有若無的遲滯憔悴的怪音。這曲子算完了，但是也怪，好像沒有完，不但像沒完，這不像完的音節使人起了一種不自然的懊喪，與心跳。

一會兒她的不自然的心跳停了，却有一股氣，似由手指尖竄進心口，使得心酸痺發滿。她不滿意這隻曲子，她恨那個作譜的人。終於她只覺得難受想哭，拿手帕拭眼，却擦不出一滴來。

但是她的心空得難過，兩隻手托着腮望着天。方才白雲已經散了，蔚藍的天幕，似乎刷上一層淺灰色或淺赭色。

牠從模糊的灰赭色中，隱約望到一個灰黃臉色的男子，躺在醫院

的床上呻吟，暗暗的燈光照着他流在削陷雙頰上的淚點，張着紫色嘴唇若斷若續的戀着最後的呼吸。

這不是那個在一星期前寄信來訴說病痛，希藉得她的慰安的久病的君建嗎？在未結婚前她會嚴格的拒絕他向她言愛，結婚後從未相見，可是她時時從朋友處聽到他潦倒與憔悴的情狀。她得到他的信後從未答他，她不願意想起這事，她以為已經忘了。

現在她又想起他了，難過到哭也哭不出來。她站起來走到五斗櫃子前面，從口袋裏掏出鑰匙開開右邊抽櫃，抖擻的手取出這前幾天她願意忘掉的一封信，

她看了又看，眼淚一滴一滴不由自主地落在紙上。這時同樣的琴音與歌聲又吹來，此次似乎聲音近了些，纏綿處更覺纏綿，激越處更覺激越。她伏倒在桌上，耳朵埋在兩隻胳膊旁，想避免這淒惻沁人的音

樂，但是，不行！末段的不調諧與不自然的結束的音起時，她覺到更加清晰，這裊裊幾聲好似有千萬條細鐵鈎子插入腦子裏，鈎起她無名的悲楚與怨恨，心裏亦像插入一條條細鐵絲，生出不自然的梗礙與微痛。她重復咒詛這作樂者。

『我爲什麼祇知恨這作曲子的殘酷？』她忽然抬起頭來，走到近窗的棹子前側身坐在椅上，打開抽屜，拿出信紙鋪在棹上。

『若建：接到你的信知道你病了許久，很是掛念……』她望了一會天纔寫出這一行，正想寫句安慰這個病人的話，不意「撲」一聲窗戶的玻璃碰了一下，一隻麻雀飛進屋裏來了。窗檯上睡貓正在伸懶腰，看見麻雀飛進屋子，它就立刻大踏步的走進窗裏來，棹子上一瓶白玫瑰花給它胖笨身驅碰倒了。

瓶子的水溜出來，棹子上東西都給水浸濕了。她氣起來找毛帚子

趕貓，靜一已走進房來，笑問爲什麼。

她也不知答什麼，只覺得靜一的回來是出於意外的。她一邊抓起桌上寫開的信紙搓成團子，擦桌子，一邊撅嘴答道，

『我要打貓，它舀了一棹子水！』

靜一走到門後拿出一塊乾淨擦棹布，幫她拭桌上水。他一邊笑道：

『好了，天晴了，我們吃過飯可以到公園走走吧？』霽音甩了擦棹子的紙團，低頭望着字紙籠說，『陰了許多天，現在出了太陽照得人眼痛。』

寒山堂新文藝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版

實價五角五分

版權
所有

著者 凌叔華

發行者 新月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一六號 新月書店

書店出版新書

近世資本主義發展史	左傳真偽攷	小青之分析	國劇運動	罵人的藝術	少年哥德之創造	留西外史	聖徒	蜜柑	瑪麗瑪麗	寸草心	巴黎的鱗爪	浪漫的與古典的
				(小品)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小說)	(文集)	(文集)	(詩集)
胡鴻勳譯	陸侃如譯	潘光旦著	余上沅編	秋 郎 著	西 澄 譯	陳春隨著	胡也頻著	沈從文著	沈性仁合譯	徐志摩合譯	學昭女士著	徐志摩著
實價六角	實價四角半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半	實價三角半	甲種七角半 乙種六角	實價五角	實價四角半	實價五角	實價六角	實價六角半	實價六角半	實價五角半

